

郭丁 著

時子西面觀

華北書店發行



1266
I266.1
20

時事兩面觀

邢肇棠著



3 1798 9577 0

華北書店出版

1943

前 言

人爲萬物之靈，能創造世界，也能破壞世界，所以好的特別好，壞的就特別壞了；有教化萬民，開闢拓土，發明創造的聖賢豪傑，有鴟鵂狗盜，鑽營弄權，德被萬非，損人利己的變種小人；有外侮內奸，口是心非，愚弄人民，禍國殃民的昏君暴主；有慷慨激昂的烈士，有卑鄙無恥的奸徒，一面讚美廉恥，一面男盜女娼，人類自有部落國家以來，就過着這種繁榮而矛盾的生活！

自古統治者，剝削者，雖高高乎在上，貌似彬彬君子，但無論如何粉飾，總不能離開黑暗的一面，「爲富不仁」乃是古聖先賢的經驗之談，決不會誣枉君子，反之，被奴役、被剝削者，它雖過着牛馬生活，但却處在光明的一面，「民爲貴」，可見自古及今，人民總是國家最寶貴的資本，然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從歷史上劃開了一條光明與黑暗的鴻溝，無法融成一片。現在正義與非正義的世界戰爭，正是光明與黑暗的戰爭，研究歷史者，如不能從光明的一面透視黑暗的一面，那就等於庖丁之目，不見全牛了。這本小冊子是邵聚棠先生的隨筆雜記，暴露了社會上的重重黑暗，包含着極豐富的政治內容，凡留心國事者，不可不一讀焉，微店徵得邢先生之同意，特付梓以公諸於世，爲讀者多增一份眼福耳，謹誌。

編者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

時事兩面觀

目次

知造與沿麓	一
理論與實踐	五
空想與事實	七
婦女解放	一〇
言行錄	一三
史記	一五
愚民政策	一六
看看如何？	一七
慈禧太后的功績	二〇
革命的功績	二二
討伐武漢政府	二二
刺刀上刺火柴，中南海投炸彈	二四
四城坪上的抗日軍	二五
沒找着	二六

成都市民的提燈大會.....	二六
四扣.....	二八
「汪精衛不是漢奸！日本人不是敵人！」.....	二九
廢除不平等條約.....	三〇
英、美、蘇的聯盟和中國人的防共.....	三一
集體入黨.....	三二
國民黨的黨務設施.....	三七
真假三民主義與真假國民黨之區分.....	三九
革命與抗戰之分野.....	四四
共產國際的解散與國民黨的反共.....	四六
黨異.....	四八
國民黨的任務是什麼？.....	五一
呼籲團結.....	五三
主人不高興了.....	五七
回子.....	五九
一把砍刀，一個人物.....	六〇
賀劉師長伯承五十整壽.....	六一
紀念「七七」（一九四三年）.....	六三
「七七」事變中的北平景象.....	六四
哭.....	六六



父子關係(一).....	六七
父子關係(二).....	六九
併戶.....	七〇
姪叔和小軍閥.....	七〇
兵變.....	七一
兩面像片，兩件瑣事，一點魔術，三個把戲.....	七三
人與禽獸.....	七四
捐稅.....	七五
人禍.....	七七
由太行山上的棉褲和上海灘上的膏藥說到青涼山上的砂石.....	七八
狗評.....	七九
日寇對華政策的「新陰謀」.....	八一
紀念「五四」.....	八五
肥雨.....	八六

創造與沿舊

中國舊文學，雖受封建專制的束縛和時代的限制，但決不能否認它在歷史上的價值。歷代諸儒，對宇宙萬物整個系統的發現和解釋，於人類進化的貢獻，不能不說是一個絕大的功績。朱子曰：「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欲是此器。」就是說：形而上者，無形而有理。形而下者，是有情有欲的具體事物。這與現在哲學中所稱的唯心論與唯物論之區分，恰相吻合。不過古代文人，都以唯心論的觀點，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替統治者教化愚民。「聖賢出而天下治」，總想以賢人君子來治世，根本沒有想到愚民還會有抗拒的能力。祇有禮樂時代的韓非子，否認抽象的道德倫理，把君臣父子夫婦等關係，認為是物質交換的利益關係。社會是可以改革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位古代的唯物論者，很快就被唯心論的忠君觀念而擊潰。

兩晉以來，文學的趨向，又都以詞句美麗，韻律整齊為時尚，唯避空泛，好像不大注意，「家兄江南沒，舍弟塞北亡」，本來沒有那麼一回事，因為對你工穩，便就算是好文章了。引經據典，人越看不懂越高明，往往古人說了一句話，後人這篇累讀的加註解，解來解去，還是莫衷一是。標奇立異，把一樁很簡單的事，一句極尋常的話，偏要寫成人看不懂的文章，顯示着詩體的高尚。譬如杜甫患了幾次瘧疾，這是極平常的事，人問他為什麼氣色不好；他便吟了一首詩：「瘧疾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暈，肉黃皮皺命如鶻」。這當然比一般患瘧疾者，說得文雅的多，但是：文化程度低的人，就不懂他說的是什麼？

五四運動以後，進步人士，感覺到文言文的空泛，語句的貧乏，才竭力提倡白話文；創造新名詞。如「勞動英雄」，「罷工」，「邏輯」，「左傾」，「右傾」，「摩登」，「時髦」……以補語句

的不足。這些改革者——民族先進，他們通曉舊的，明白新的，依據過去，把握將來。爲了戰勝敵人，就得熱習敵情，爲了領導革命，就得揭穿反革命的理論根源；爲了啟發廣大人民的革命思想，就得創造大眾化的白話文字。

白話文字的構成，不是隨手亂寫，而是依據舊時的文言文所改造的。至於增加的新名詞，有的是由外國文翻譯來的；有的是由各地的方言裏選出通俗語句，逐漸增加起來的。由不普遍而普遍，由生疏而熟練，簡截了當，不必附加註解，人人都能看懂，有意義；有根據，既通俗，又明白。這一偉大的改革——創造，動搖了封建社會的基礎，促進了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對時代的創舉，並不是憑空捏造的。

現在有好些人，隨便亂編一章，以爲自己也是創造者。如把「資產階級」，縮成「資級」，又把「資級」，縮成「次及」，「歷史」寫成「屎」，「富力」，寫成「夯」，「幹部」，寫成「邗」，「目標」，寫成「血」……既不通俗，又不成字。句法上所用的土話，也是如此，如：「不賴」，「沒啦」，本是太行山裏的土話，並非大眾化的語句，別的地方都不懂。原爲通俗，反不通俗，不能教育羣衆，反被羣衆縮小了文字的範圍。如果寫成「不壞」，「沒有」，不僅別的地方的人都懂，就太行山邊的人，也不會不懂，生湊硬造，不是文字的改革，而是文字的災難。

要作新時代的創造者，必須鑽研窮究，能把統治者用爲愚民的武器，變爲廣大人民革命的武器；把欺騙人的工具，變爲人類的真理；那才能掀起新文化應有的真實作用。

中國的舊文學，舊禮教，的確已被新文化運動所動搖，不像過去那樣尊嚴神氣了，但是：還沒有完全摧毀。僅僅把舊玻璃打爛了，然新玻璃還沒有裝上，尙不能掃除瓦礫，奠定基石，建築起一座完整無缺的新文化研究室來。

馬克思在黑格爾的唯心論裏，檢出了唯物論的真理，變成了改造人類社會的犀利武器。此即創造

著的典型先例，革命者的唯一導師。他之所以偉大，就是善於把舊的變成新的，不科學的，變成科學的；不革命的，變成革命的。

中國想復古的先生們，現在仍用着「四維八德」的舊法寶，迎合着國人的守舊觀念，大吹大擂，有系統、有組織的宣傳提倡，而一般落後人民，也都認爲是合乎聖人之道的正統理論。影響所及，比之新文化運動，並不在小。這一套愚弄人民的封建餘毒，新文化運動的陣營裏，還沒有作到系統的、通俗的、普遍的、深入到羣衆教育裏去。把統治者的虛偽面具撕下來，露出剝削搾取，殘暴野蠻的眞面目來，讓羣衆仔仔細細的看一下。

革命，就是要平等；要平等，必須消滅階級；而不是要消滅父子、夫婦、朋友、老少、智愚……的自然關係。舊禮教、舊道德、它是被統治者藉作奴役人民，壓迫人民的工具；必須儘量揭穿，堅決反對。而不是人類根本就不需要「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行爲。如果機械的認爲平等了、自由了、老婆不講貞操；兒女不講孝順；朋友不講信義；職權不分上下；處世不講和平；對人不講友愛，就算最時髦，最革命，遇見有人不贊成，便目之爲封建觀念；或小資產階級意識；或反動；不加考慮的亂批評，恐怕還有點不大妥當。

飛禽走獸，雌雄相配，結羣生活，偶有散失，便哀鳴不已。有智慧，有情感，生養撫育，相依爲命。能都算是封建觀念；或小資產階級意識；或反動嗎？我想，事情決不會這樣簡單。

人類是消襲着先人的遺產，繼續發展下來的。不能把舊的東西一筆勾銷，便算革命，算創造，那是絕對錯誤的（此處指的是文化，不是政權）。就拿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來說罷！保障人權，尊重人格者，禮也，敬也；救濟災難民者，仁也，愛也；反對貪污浪費者，廉也；執行法令，遵守不渝者，信也；痛恨日寇的姦淫燒殺，堅強抗戰者，恥也；追求真理，至死不屈者，節也；義也；犧牲自己生命，爲人類求解放者，忠也，勇也；各民族一律平等者，和平也；「順親心爲孝」，乃孝字之本義

世界上沒有一個當父母的，不願意自己的兒女，在社會上成爲一個好國民的。因此，凡不爲非作歹，當一個清白純潔的良好國民，不負父母養育者，皆孝也。

真正的道德倫理，非在革命成功，世界大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不剝削人，人不壓迫人，平等友愛，自由共處以後，便不能發揮人類秉性所賦予的、自覺的、天真的、自然的感性作用。

假使獨裁專制，貪污腐化，搜刮地皮，爭奪私人權利，排除異己，發動侵略戰爭。開得民不聊生，夫離子散，死亡載道，那還有什麼「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可言呢？

事實勝於雄辯，如果作官的都廉潔，外國銀行裏那有幾千百萬的私人存款？中國各地，那有富貴堂皇的私人洋樓？累千巨萬的私人財產？剝削得人民不能生活，能算是仁愛嗎？口頭上講革命，實際上反革命，能算是信義嗎？壓迫得人民連話都不敢說，能算是和平嗎？爲了保持個人祿位，不惜勾結帝國主義者，殘殺自己同胞，喪權辱國，認賊作父，能算是忠孝廉恥嗎？

歷史上這樣的皇帝、諸侯，多得不可勝數。然都躲在「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招牌底下，掩蓋着豺狼醜惡的可怕嘴臉，擺出了偽善的面孔，慈祥的態度。麻痺着人民的良知良能，歪曲着人民的天然智慧。自己無惡不作，却教人民聽天由命。怕人民知道真理，自己便不肯說實話，作實事。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假聖人之道以騙人，精禮教之說以斂財。真龍天子，古聖先賢，英雄豪傑，大人名士，都是超階級的什麼「神」？什麼「精」轉生的，不與凡人相同。這些胡說白道，居然隱蔽了幾千年，人都信以爲真，老老實實的受其驅策利用，真是見鬼！這確是封建社會的全部歷史的真實寫真，誰能說是不然呢？

不怕死，不愛錢，是給當兵的講的；軍官不算。守本分，盡義務，是給人民講的；作官的不算。舉公守法，是給小職員講的；大官不算。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人民運出錢帶出力；統治者不但都沒出，反而發了國難財。這不又是講「信義仁愛」的現成證據麼？這種紙糊的假仁假義的金字招牌

新文化運動者——創造者，應該隨時拿手拍頭，在上邊搦他幾個窟窿。

理論與實踐

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脫離實踐，這個問題，在整風的過程中，把些人鬧的頭昏眼花，似乎還沒有太弄清楚。這裏抄一段整風後的文章，就可見其一般了：「日寇野蠻殘忍的無恥獸行，激佔區人民，已經忍無可忍，迸出了憤怒的火花；廣泛的，悲壯的，喊出了響亮的抗日口號。男女老幼，都在緊張堅決的情緒下，頑強的，靈活的，展開了尖銳的鬥爭。事實告訴我們，中國人永遠不會亡國的。」讓日本法西斯強盜，在我們廣大羣衆的面前發抖吧」。這一段文章，句句都對。然到底說了些什麼？很難找出具體的內容。這類的文字，是爲理論而理論，恐怕就叫「言之無物」了。

再抄一段新華報載：綏德的一個十二歲的勤務員張德盛，寫給八路軍的一封信：「親愛的八路軍同志：我從前在沙灘坪看見舊軍休（修）在（案）子時，拿棒子胡亂打人罵人，自八路軍來後，開了學校，不要錢，我窮娃娃也讀了半年書。你們和平，對老百姓好，不打人罵人，我就同着你們，擁護（護）你們。所以我要送給你們五元錢，送給你們買饅頭吃」。其真誠天真的孩子熱情，活現在紙上。比之大人先生們的矯揉造作，不說實話的大作品，簡直是天地懸隔，不可以道理計了。他這短短的幾句話，充滿着憎恨舊軍隊的野蠻，說出了民主政治的平等教育；表現出人類的正義和愛護革命軍隊的衷心的熱情。能使讀者直接感覺到他的心理，聽到他的呼吸。這類的文字，不僅沒有絲毫的教條主義意味，而且還包含着文藝的真正價值。

馬克斯用唯物辯證的方法，說明了事物的真理，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不斷運動的法則，恰和地球繞着太陽，新陳代謝的滋生着萬物，晝夜不息的旋轉是一樣的。大不能否認地球旋轉的事實，也不

能不隨着它的旋轉，一天一天的生活下去。然要把去年今天時的一切事情，拿回來和今年今天時的一切事情，往一塊硬套，雖三歲的小孩，也知道不會一樣。但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公式，拿回來往現在的一切事物上硬套，却還有人在努力的實驗着。

理論與實踐，究竟如何才算聯系？就拿步兵操典作個譬喻，操典是理論，動作便是實踐。背熟了立正姿勢的要領，喊熟了立正的口令，而不把腳跟並齊，膝根挺直，兩手自然下垂……的實際練習，坐在屋子裏喊上一輩子，自己怕還不會立正，豈能談到教人？這樣：便是理論（操典）脫離實踐（動作）的教條主義。假使一邊喊，一邊作，有不合乎操典要求的，確實改正；一直練到動作與操典（理論與實踐），完全相符、互相聯系時，那才能够得上一個典型的模範軍人，才能戰勝任何頑強的敵人。這便是理論來源於實踐，而又爲實踐服務的辯證唯物論的基本觀點。

政治上的口號和軍事上的命令，並沒有多大差別。一個革命領導者，提出的政治口號，和一個軍事指揮者發出的進攻命令，都同樣要求着赴湯蹈火，堅決貫徹的絕對精神。

領導者在澈底明了了客觀現實的存在和發展，指揮者在熟習當前敵我的強弱和天然地形的限制……以後，他當然是把理論與實踐，密切聯系起來了；所以他要求的任務，一定會勝利完成。如果在另一個地方，還沒有明了客觀現實的存在和發展，敵情的虛實和強弱……，便把上一次勝利的公式，活剝硬套的拿來運用，那就很少不碰釘子，甚至還有被敵人消滅的危險！這點常識，當過軍人，作過羣衆工作者，沒有不了解的。

人都會吃豬肉，却沒有想到殺豬；經毛澤東先生說穿以後，也成了理論脫離實踐的一個問題。可見理論與實踐的聯系，不是深奧莫測，漫無際際的事情，而是在日常生活裏重複着千百萬遍的瑣事，却是唯物辯證的實踐方法，不過沒有細心留意罷了。

小米可以充飢，可以養人，是公認的正確理論。但如何種穀，如何耨米，怎樣下鍋，怎樣作熟，

不煞、不生、不乾、不稀、恰到好處；不僅是實踐，而且還帶着藝術。

一個討飯的乞丐，他的遭遇，與帝國主義者有直接的關係。跳河上吊的童養媳，偷東西的扒手，也不能和封建社會，沒有直接的影響。社會上諸如此類的形形色色的小事情，它都具備着思想方法的豐富內容，理論與實踐聯系的科學條件。至於了解 and 運用程度如何，那當以各人之知識領域爲限了。誰也不能假裝，誰也不能勉強，還得「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空想與事實

一個留過美國的法學博士，他的家庭是個中農，由父母操持家務，哥哥是幫着父母種地的農民。自己由小學而中學，由於學習的努力，得到官費保送，又由大學而至留美。畢業後，除專修的法科以外，其他科學，雖不大精通，然都具有一般的常識。比沒有住過學校的老先生知道得多，比後來的小學生也知道得多，甚至和自己的先生（教員）知道得一樣多。正因爲如此，所以就由學校當局給他一個法學博士的銜頭。

一個農民的孩子，得到這樣榮耀的成績，自己便以爲知識便確是不小，地位也確是不低了。回國後一定會由中央政府聘請，担任重要職務。假使在接到聘書之後，第一次和當局見面時，應該說外國話呢？還是說中國話呢？態度上應該是傲慢呢？還是恭順呢？總是在想，總是不能決定。就職後，怎樣發揮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地位，獲得更多的金錢，給自己建築一所富麗堂皇的住宅，設備着各種各樣的西式器具，各色各式的電燈電話；名畫古玩，應有盡有。連香烟盒，留聲機，已經在市場裏看好了許多種，預備將來有錢時購買。如果自己能在一個華美的大客廳裏，穿上燕尾服，和一般要人

「摩登女郎如何宴會，如何跳舞；休息的時候，把吸在嘴裏的雪茄煙的濃煙，吐成一個白圈，慢慢的在空中散開；在椅子底下把對面坐的摩登女郎的腿，拿腳尖輕輕的勾一下，互相用半迷的眼睛笑一笑，那是多麼甜蜜的生涯呵？」

博士每夜睡在單人床上，都得從頭至尾，細細的籌劃着將來的一切，並把理想中的住宅設備和自已的各種動作，不斷的加以修正，不能讓他有絲毫不合適的地方。

博士對美國的建設，國人的舉動，都極留心的研究，惟恐在任事的時候，土頭土腦，被人瞧不起。華盛頓幾十層高的大洋樓，光滑得和象牙一樣的馬路，兩傍栽着等距離的碧綠的樹木，馬路上飛跑着流線型的漂亮汽車；裏邊坐着胖胖的紳士，或摩登的太太；由車窗子裏露出來的靴不上名貴的極好聞的香味。紐約的繁華市場，芝加哥的大公園，到處活動着豪華闊綽的貴官和莊嚴的紳士；通通胸脯的寬官和親熱戀愛的男女青年，他們或她們，每天幹些什麼事情？怎麼弄了那樣的錢？博士都不清楚。但這一切漂亮的、闊綽的、豪華的、莊嚴的言行舉動，博士在夜間躺在被窩裏的時候，都得統統計劃在將來自已的言行之中。閉着眼睛一邊想，一邊還學着國人們的動作，微微的比劃一下。意味着很壞時，滿意的把頭在枕頭上搖一個圓圈，暗暗的笑一笑。

博士到美國時，因學費不足，每天在一家餐館裏幫一點鋪的工，工資一元（美金）。工作是掃地板，洗刷飲食器具。這樣半工半讀的住幾年，反養成了清潔衛生的高尚習慣，特別是對自己的修飾，格外注意。頭髮上必須要塗上香水潤髮油，按在理髮館裏看見的自已最心愛的樣式，照着鏡子，很小心的，什麼地方打個洞？什麼地方分開一小辮，再圍上一個圈？都得養成一定的格式，不能隨便紊亂。洋服的外領，要永遠保持得潔白平整。褲子前邊的一道折縫，袖口後邊的一道折縫和袖口的翻領，每夜脫下來的時候，鋪在書櫃子上，自己用電熨斗很細心的熨一通。用衣夾子夾起來，提在手上，左右看上幾遍，然後掛在不能落上灰塵的地方，再輕輕的用手按一下，撲！撲！的吹上兩口，這才覺得

妥貼。皮鞋的光亮程度，總得擦的以照見自己影子爲標準。

博士雖有清潔整齊的裝飾，但因爲皮色黃，鼻子小的緣故，常在公共場所，受到外國人的輕視和侮慢。然這是種族關係，博士自己，的確還有幾個很好的外國朋友呢？

在美國住了幾年，知識增多了，眼光也放大了。回到自己偏僻隱秘的農村裏時，簡直不能生活下去。一切都不順眼，一切都不習慣。

第一件沒有方法改良的是：父親的還沒有掃完的幾個黑黃牙齒；母親的兩隻小腳；頂髻頂寬頂厚的粗布棉褲；永遠不洗的後頸線；連那額了許多泥垢的長指甲，都不肯剪掉。

第二件是：院子裏亂堆着一大堆糞糞；廚房門口放着喂豬的石槽；豬糞、雞屎到處皆是。小孩子吊着兩長串鼻涕，在院子裏亂爬，污濁得滿臉看不見肉皮。各窗台上堆着許多穿破了的鞋子，南瓜皮、豌豆角，一團一團的預廢，甚至連夜壺都擺在上邊。

第三件是：房子裏邊，不到年終不打掃。屋角上的銅鉄網，沿牆根的老鼠窟窿，屋梁上掛着一串一串的留種籽的穀穗和玉黍棒子；地下放着大小不一的瓦盆瓦罐，長短不齊薄厚不等的許多塊木板，還有幾個被爛了的藤條筐子和幾件農具。土床周圍和門窗上，都有銅錢厚的一層乾着惹了甲的痰唾和鼻涕。

博士在家庭裏除保持自己的清潔以外，隨時總想改良這種不衛生的習慣。每天乘着吃完晚飯的時候，給家人和鄰居們講述美國的繁華景象：馬路怎樣光？洋樓怎樣高？如何坐火車、汽車、電車、輪船、飛機？如何逛公園？如何吃大餐？着重宣傳的目的是：如何清潔？如何衛生？說到婦女們怎樣穿各種短極薄的小褲又運動、跳舞、游泳時：

「嗚！那可不好，一個婦道家，不穿衣服，還成什麼樣子？怪羞的。」母親便不贊成了。

「哎，這年頭，真有些想不到的奇事哩！咱們莊裏人，祇希望老天爺風調雨順，多打幾石穀子，那

就全都有了。什麼清潔呀！衛生呀！活了半輩子，根本就沒有掃過。」「父親一邊磕着烟斗裏的烟灰，一邊點着頭歎息着說。」「咱們中國人，就不能和洋人一樣，如教咱們的娘兒們，夫天白日，對着別人廣衆的面前，脫成光屁股，在水池子裏洗上一回澡，哼，那，死了都不能進祖墳！」鄰居們也都解和着說。

「可不呢？洋人的風俗真奇怪！」母親又恨恨的說了這麼兩句。

博士改良家庭的計劃，都被這樣的結論所打消了。勉強住了半年之後，不但中央政府沒有聘請，連本縣的縣長也沒有來招呼一下。實在不能久候了，還是由父親用十畝地的抵押，借了二百元旅費，並在國民黨黨部委的外甥女兒處求了一封介紹信，自己跑到中央求差事去了。此民國二十年事也。後五年，遇博士於南京，穿着藍袍青馬褂，袖子和前胸上，已有不少的油膩，一雙踏歪了底子的舊皮鞋，好像許久沒有擦過，頭髮也沒有從前那樣的規律細緻了，聽說還吸上了鴉片煙癮。

婦女解放

男女不平等，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社會制度和習慣。據史記：遠在堯舜以前，黃帝的後裔顛頊，纔開始定了個尊重男子，壓制女子的規矩。他的規矩是：女子在路上遇見男子，便得與男子讓路，假如不讓，男子就可以隨便打她。這位先生爲什麼要輕視婦女？後人不得而知。總之當時的婦女，雖有被人輕視之處，但還沒有弄成殘廢。

南唐時代，有一個宮女名叫曹娘者她閉着無事可做，把兩隻腳纏成新月形，在金蓮花上跳了一次舞，便把李煜先生，勾引的魂飛天外，大加寵幸了一番。而她忽然得到主子的例外溫從，當然是纏了

足的效果。傳播出去，彼此摹倣，互相效尤。由皇宮而至農村；由新月而至弓筍；由金蓮而至香蓮；由半尺而至三寸。越小越美，越纏越香。達官顯宦，在女人的小紅鞋裏，放着酒杯，連嗅帶飲。駭人黑容，在裏脚布上，鬪詩聯句，輪番吟咏。品韻論足，體香情玉；都成最儒雅最風流的事。『女爲悅己者容』，就不顧一切痛苦，拚命修飾。纏足之外，再加上勒細腰、拔眉毛、鑽耳朵、擦胭脂。妝扮得千娇百媚，怕人看不見，又怕人看見。怕人不喜歡，又怕人喜歡。想俏皮，又想老實。忸怩媚，偷眼看人，用手背蒙着嘴竊笑。這複雜受態度，正是詩人所謂：『半羞半惱，半推半就』的典理神氣。男子好之，女子迎之，積久成習，自然而然，便把女子變成男子的玩物了。

罪惡是人造的，女子的本能，女子的幸福，都被封建社會的制度，古聖先賢的儀禮：『七出條款』，『三從四德』，一套法律，從頒佈之日起，就給她們判了個子孫萬世的無期徒刑。

『男子治外，女子治內』，所謂賢妻良母，大家閨範也者，便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終身禁閉在深閨裏的家庭囚犯。根本取消了她們參加社會專業和政治活動的一切權利。

歷史上也有幾個女子，不懂爭得自由，而且爭得了專政。宋宣仁太后，臨政九年，朝政清明，天下大定，人稱爲女中堯舜；這是女子執政最漂亮的一個。其他幾個，就行爲而言，都不見得體面，然都具備着獨特的能力，不能不說是女子中的英傑者。

北魏的胡太后，雖縱慾擅權，但其詩才清逸，作有：『白湯花』詩，頗爲後人稱道。

唐朝的武則天，八十餘歲了，當了皇帝以後，還廣選美男子入宮，任意淫亂，這是歷史上最荒唐的一個女人。然她的特務政治，各種非刑的奇特殘忍，現在的法西斯統治者，也不過如彼。

滿清的慈禧太后，把江山玩上戲子了，雖與民國有利，但她的壞處也實不少。然她的專裁專政，拘禁皇帝，鎮壓維新運動，其手段之毒辣老練，比之曹操、董卓，並不見得遜色。

以上的幾個例子，不管她們的政績如何？行爲如何？如果沒有超人的能力，決不能得到統治者的

地位和權力。這裏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她們充分表現出婦女不是完全無能，非依靠男子不可。這一個事實，我們的道學先生們，也不能不承認！

男權社會的制度，極其顯明。男子三宮六院，縱情酒色，都是對的。女子遵守婦道，從一而終，却是法定的規矩。這算什麼理？什麼教？幾千年來，從來沒有聽見過人說這是不平等的。

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向來是極悲慘的。晉朝的石崇，宴客時令美女勸酒，客如飲酒不多，當場鞭殺美女，表示豪氣。民間的婆婆打兒媳，丈夫打老婆，虐待童養媳，打使女，罵僕婦，都和官廳審強盜一樣，用着各種非刑，火燒、水燙、鞭打、錐刺、凍、餓、吊、擗……都是習以為常，不足為奇的。至於拿婦女作買賣、送人情、和番、換東西、那更是公認的正當行爲了。

在我們這貴禮義之邦，不堪虐待，跳河、刎頭、上吊、投井、吞毒、自殺的婦女，要比一個野蠻國家的民族，恐怕還要多一點。

「聖人不死，大道不止」，現在聖人死了，大道也不時髦了，婦女們應該爭取自己的解放。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婦女佔着一半，要求民族解放、國際地位平等，必須先把婦女解放，使與男子完全平等，才能成功。

各抗日根據地內的民主政權，已經頒佈了男女平等的各種法令（選舉、被選舉、婚姻、教育、經濟、……）。先進婦女，已經參加了抗日民主政權的各種實際工作（委員、專員、縣長、科學家、教員、工人、戰士……）。現有了法律上的平等，其他政治、經濟、文化、……婦女們如果不坐在床上的撒嬌撒賴，專門依靠男子生活，能打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封建觀念，拋棄羞羞答答，不出大門的閹秀態度，努力生產、努力學習、努力創造，那就沒有不能不平等的。

蘇聯的婦女和男子，同樣負擔了保衛祖國的偉大事業。她們的革命熱情，生產技術，戰鬥的勇敢，不僅粉碎了德國法西斯野獸的侵吞戰爭，而且直接援助了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免定了被壓迫民族解

放的強固基礎。我們中國的婦女同胞們，應該向她們學習，向她們看齐，為自身解放，為人類解放而共同鬥爭。

言行錄

社會之大，人類之多，要把每一個人的言行都記錄下來，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祇有粗枝大葉，主觀主義的胡亂說一說，如果有被說對了的，那就算是他的言行罷。

「忠厚長者，勢利小人」，這一聯名句，人都說得爛熟。但人却為利慾虛榮所蒙蔽，在不知不覺中，常和下一句有交情，對上一句，倒是不大接近，即或有之，也不太多。本來「勝者王侯敗者賊」，可見王侯與賊，在起初，並沒有什麼分別，祇看勝不勝耳。勝則四海來歸，敗則六親不認。如五代時在蜀國稱了帝的王建，在貧賤時，人都稱他賊王八，稱帝後，人又改口說：他原來就與眾不同，果然是真龍天子。這忽而王八，忽而真龍的「罵」和「拍」，正是人情「冷」「暖」的家常便飯。誰為長者？誰為小人？却又被「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一句格言抹殺了。人類的這些德行，要翻起底兒來，還不得不從皇帝說起。

據說：皇帝是「金口玉言」，要誇獎誰一句，或罵誰一句，都是皇恩浩蕩，光榮得不可開交，即或給誰賜個「死」也是三生有幸，不可多得的光采。「死」，如果是窮人被債主逼得上了吊，或服了毒，那是比昆蟲，人還罵那小子不爭氣，給人家財主撒賴；要是皇帝逼的大臣上了吊，或服了毒，那却是君明臣賢，盛世祥瑞，跪表宣揚，立祠享祭，以為忠君愛國，光宗耀祖的典範行為。

同一「死」也，為人臣者，還不能和平民一樣。有毒服毒，有河跳河，有繩上吊，隨便一「死」，草率了事，那還不成，必須規規矩矩，從從容容，穿上官服，望闕遙拜，三跪九叩的謝恩以後，照

「清賜」的「旨」意，轉在棺材裏邊，如法「死」去，這才算是忠臣。能够這樣「死」的，都算是深明大義，氣節可風，後代子孫，便把賜「死」的「聖旨」，抄錄下來，供奉到自己的家廟裏，認作「的傲漫鄉里，光耀門庭，以爲家廟裏有了「聖旨」，便大可以與衆不同了。

「皇帝賜「死」的忠臣，或被僥倖主逼「死」的窮人，在「死」者，確是有一點「忠厚長者」的風度。但在威逼皇恩，鄙視窮人者，似乎全屬於「勢利小人」的一派了。這是舊話，說起來自己先不時髦。現在是革了命了的民國，皇帝的參籍，早被革命英雄，踢到茅坑裏去了。什麼「聖旨」？「金口玉言」？全是「狗屁」！誰都不聽那一套。人人翻平等，人人講自由，「死」！如果沒人用野蠻手段，強迫搶奪，活埋，或灌毒藥的話，要說誰再給誰來個賜「死」，那便決不可能。這一個「死」命，總算澈澈底底的革掉了。

道貌儼然的革命元老，慷慨激昂的革命先進，先給自已建築個光綫充足，式樣別緻的新式住宅，討幾個漂亮姨太太，積聚大批存款，作爲給人民革了命的收獲。這和封建階級，受到封邑，分到奴隸的，並沒有多大區別。所不同者，從前叫做「團練總辦」，現在叫做「擁護領袖」。作官的方法仍舊，革命的口號隨時，大烟燈底下發發禁烟命令，將牌檯子上審問犯賭囚徒；因爲爲國勤勞，所以忘其所以。革命已經成功，「共匪」尙未肅清，祇有以身作則，努力建國，才能爲落後人民的楷模。於是：坐着汽車買菜，乘着飛機除害，不是爲節儉，便是爲和平。這般「諸侯派」的老革命者，自念行將就木，祇有如此如此而已。有詩爲證：詩曰：「皇皇民主將枯死，碌碌黎庶如馬牛，自古壯士不長命，流氓地痞皆封侯」。

先生已矣，後生可畏。君不見？摩登英雄，每談革命，先把自己的兩隻手，像武秀才拉弓似的，左右開弓的比劃着。挺直脖喉，蹙圓眼睛，嘴角上飛濺着唾沫，把革命的成語，像給小學生教英文字母的一樣，一個字一個字的使勁的背誦，顯示着自己談革命、博學、進步、深刻、正確。神氣十足，

好像裝着一肚皮革命理論，不始整齊整潔，痛的不舒服的樣子。然讓他處理實際事務，對不起，不在行！但事務的繁累，好的要算自己，壞的便算別人。自高自大，惟我獨尊，對自己讚賞到，對別人沒顧見。這般「唯我獨尊」的新革命者，自念聰明絕頂，愚人那知奧妙，其實……而已。有詩爲證，詩曰：「中西八股不通，厲整三風未曾聞，頭重脚輕根底淺，騎尖皮厚腹中空」。

我以為革命要成功，民族要解放，必須考老實實，言行一致，追求真理，厲行民主。否則，自

史記

土匪強盜，殺人掠舍，綁票勒贖，有史以來，在我們這貴國是最普通，最尋常的事情。由這一行出身而至皇帝、主席、督辦、將軍、大帥者，頗不乏人。雖出身不正，但顯親揚名，立德立言，有功社會則一也。君不見？富甲天下，貴極人君者，豈能盡數忠臣孝子乎。

李自成沒有提防吳三桂的愛國運動，把弄到手的江山，又失掉了，人便罵他是闖賊，說他根本就沒有當皇帝的福氣。

劉邦沒有出西洋，或在什麼大學學過業，當過什麼博士、舉人、孝廉……，他所結交的朋友，也都不見得高明。蕭何曹參是縣吏，周勃是吹鼓手，樊噲是狗屠，灌嬰是布販，任敖是李頭，婁敬是草夫，彭越、張敖、韓信是流氓，陳平是游士，還和他嫂子有點兒那個。這一帮人物，居然征服了秦魏，成豐盜，劉邦便不客氣的當了皇帝——漢高祖。人都說他原來就是真龍天子，應該那麼着。

窮人總替富人說好話，希望在餓的沒有辦法的時候，求他放點高利貸。然窮人也說借皮話，也罵人，但得待個錢的比伸縮的馬，不能因是非而罵。相沿成史，據史教人，賢愚貴賤，概以天命爲表。

實富爲表。良心爲輔，勢利爲準的聖人之道以爲定了。幾千年來，老百姓總在皇恩浩蕩的露天露日曠過清窮日子，並沒有妄想自己是否還有真龍天子的那一說。

革過命的民國，畢竟與帝制大不相同了，人人有了執政的權利（選舉，被選舉），講究平等自由，反對獨裁專制，實行真正的民主，並提出了軍閥、官僚、買辦、貪官、污吏、反革命……，穢名詞，以分賢極，而律忠奸。

據說：總理的三民主義上，還有這樣的一個規定，就是：「凡國家的官吏，都得出人民直接選舉，如選出的人員，有背激民意，失職違法時，還得由人民罷免其職權」。但獨裁專制，貪污腐化，背叛民意，失職違法的官吏，在民國三十餘年來，根本連一個也沒有，所以人民無須罷免，官吏們也都自名爲總理信徒，把中國治理的被日本法西斯強盜屠殺了六七年了。

愚民政策

封建專制時代，皇帝的統治權力，猶恐不大牢靠，又輔之以神鬼，授之以禮教，以遂其剝削奴役的慾望。到鹿耳巖起帝震皇的廟宇寺觀，聖帝麟袍玉帶的關神大帝，金甲金盔的天兵天將，藍面獠牙的勾魂羅鬼，拉磨生前作了學問不忠不孝的鬼魂，上山、下油鍋、活形活現，彷彿真有其事。這一套嚇人的設備，便把老百姓嚇得手骨悚然，不敢不磕頭禮拜了。年代愈久，積習愈深，民間遇有冤抑莫伸，不願解決的事件，最後辦法，便是拉到城隍廟裏去厲咒。

窮得不能生活，就向財神爺求福；女人不生孩子，就向送子娘娘許愿；人民啼飢號寒，皇帝橫徵暴斂；人民錢袋無空，皇帝三宮六院；人民求神問卜，皇帝復讞施令；人民完錢納稅，服役進貢，皇帝臨幸巡快，賣國求榮；都是順乎天而應乎人，合乎理而準其道者。這種精神上的征服，就儘够萬

明，再加上聖人之道，教人安貧守分，聽天由命，各顧其親，各長其長，臣以忠爲首，子以孝居先，不惟君父如何荒唐昏亂，爲臣子者，不得有絲毫犯上作亂的思想。

老子云：「聖人之治，當使民無知無欲」。這愚的多深底呵！聖教和迷信，互相配合着過了幾千年，愚到現在，似乎有人還想繼續下去。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法西斯強盜，無故佔我東北三省。我們的國策是：「敦睦邦交」，「不抵抗」，邀請國聯秉公處理。經國聯調查團的人物們研究了一番之後，或游覽了一番之後，據說：日本人佔中國的東北三省，不過是地方性質的軍事事件，不會有多大領土野心，按國際公法：日本人固然不對，但中國人不能違守國際和平的精神，引起遼東糾紛，未免也太無理。

國聯調查團是大公無私，維護人類正義的（見中央日報社論）。然他這一批判，政府諸公，自然心平氣和，再不提察三省的事件了。但亡了省的難民，到處亂跑，人多嘴雜，如果有人說出閑話，那不是對國聯，對政府，都顯得不大體面嗎？於是乎：撥出專款六萬元，特備專車一列，簡派數傳賢院長，陪同班禪喇嘛，在北平天安門外，設壇誦經，祈禱和平。理由是：人民不馴，惹得上帝生氣，才將東北三省，交給日本人屠殺，以示警戒。

奉了幾十年命，沒有變成，理由是：人心不古，有違聖人之道。所以，就得重修孔廟，闢非成吉恩汗，提倡「四維八德」。教人民由古代從新活起，不要看見現代的一切事物。這種愚法，雖說是愚民無知，但從二十世紀的中葉，要退到上古時代去，恐有點兒不好辦。愚見如此，質請不愚者，未審以爲然否。

看看如何？

中國人民，自有中國以來，就過着和編織一樣的生活，不一定什麼時候，碰到大人先生們的脚底

後，便遭一次突然的蹂躪，尸骸積積，全無哀悼。然並不曉得這是人禍，只把這當作是天災。焚香祈禱，敲頭禮拜，希望着以後再不遭殃，這便是中國人民所求的善良觀念和最賤行爲。

在革命的中華民國，人民既成了國家的主人，那末，就應該比從前聰明一些。如果持有大人先生們所說的話放在自己的頭上，自己就該明白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了。

自魏以來，做佔區人民受盡了豪淫蹂躪，奴役無辜的野蠻摧殘，白骨盈野，瘡痍滿目，死者已矣，生者堪憐。誰造成這樣的殘象？中國人民自然都清清楚楚的看見了，是日本法西斯野獸和日本種（汪精衛等自己承認是和日本種同文）的中國漢奸！

日本法西斯野獸，橫行霸道，毀滅人類公理。他所應許着，不過虛言是雅禮大砲而已。然他這僅有的一點雅禮大砲，那長水遠征壓不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and 民族意識的。

魯政抗日根據地的人民，在五年多的抗日戰爭中，已經創造了自己的政權，（三民主義的「三三制」民主政權）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子弟兵和民兵）制定了自己的法令，誰也不能壓迫誰，誰也不能剝削誰。保障着各階層人士的平等自由權利，發展着各階層人士的生產建設事業。舉荒築堤，興修水利，把舊日的河灘廢墟，變成一望無涯的沃土良田。漳河之水，灌溉着千百萬頃碧綠的田苗和肥美的菜蔬。政府爲了幫助人民開辦生產建設，只太行一區，今年春季貸款，已超過三百餘萬元了。根據地內沒有土匪，沒有游手好閑的游民，沒有荒蕪一寸土地。男女老少，軍政民各界，團結成了一個整體。日趨繁榮了。大家拿起武器抗戰，日趨打響了。大家拿起鋤頭種地。一面學習，一面勞動，發明了若干生產技術，創立了無數公私工廠，開辦了普遍的大眾教育，掃除了廣泛的農村文盲。人人爲着國家的生存而抗戰，人人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自奮自勉，已成了自覺的自然習慣。這才是真正抗戰建國，自力更生，民主自由，獨立自主的實際行動和榜樣，不是空口說空話的紙上宣傳！

自古及今，凡交戰的雙方，彼此對罵。彼此宣揚自己的德政，乃是一貫的照例文章，但事實勝於

雄辯，不曾話說得多麼好聽，文章寫得多麼漂亮，如不能給廣大人民解決他切身的生計問題，那末，主席也好，總司令也好，革命也好，漢奸也好，歸到最後，總是會成功的。「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意」、「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明訓，今之哲學。就是說：誰爲人民，誰就能戰勝一切。這是與亡國奴的總律，也是一定不移的至理，難道說歷史的鐵證，難道能翻案嗎？

南京北平的漢奸新聞機關，不是也鑿在日寇的三八式大砲邊邊，宣傳着什麼增產建設，治強運動，和平救國麼？然北平上海，每日都在餓死着千八百人，他們却沒看見，大約也不敢看見。他們又狂叫着共產黨是洪水猛獸，殺人如麻，然却沒有想到根據地一天比一天鞏固，一天比一天繁榮。敵佔區人民，強壯者遷往東北、南洋，弱日竟充作苦力，老弱者任其餓死在街衢，田園荒蕪，無人耕種，餓殍載道，有目共覩。所謂增產建設，治強運動，和平救國者固如是乎？

中國人民，在自己切身的生活中，自然會體驗出誰是是非，誰好誰壞。人總願意往生路上走，不願意到死路上去。民心向背，不是一個政黨的宣傳所能勉強拉回去的。共產黨實果是洪水猛獸，殺人如麻，根據地還能有老百姓嗎？還能在敵人的殘酷圍攻中，堅持五六年的敵後抗戰嗎？諺云：「鄉人不識貨，全憑貨比貨」。把漢奸汪精衛的傀儡政權，和我們根據地的民主政權，讓老百姓自己比較一下，看看如何？

慈禧太后的功績

滿清末年，慈禧太后，老年風騷，俗話說：「老來俏」。她賞識了幾個精壯的青年戲子，在皇宮裏玩膩了，想在野外建築一個稱心的樂園，索性痛痛快快的樂他一番，免的死了冤枉。她便先選擇北

平的西山，用成立海軍的軍費，建築了一個虎山溪水，畫棟雕樑的頤和園。人對她的這一件事情，說了許多壞話，說她不應該把關係國防的海軍費，修成沒有用處的遊覽場。這固然是每一個老實人應有的批評，不能說是不對，但全現在的海軍相較，她的那種辦法，未必不是中國之福。最低限度，人們走進頤和園，通過整齊不斷的曲折走廊，坐在蔭歷明淨的廣廈裏，看看澄清的湖水，碧綠的荷葉，繡比黃浦灘上的草房子，滯爽多多了。別的不說，就拿現在的事實比一下，你就要感激慈禧太后的功德無量了。

一二八事變後，十九路軍在上海與日寇血戰了三十餘日，上海市民、學生、皆自動參戰，只復且大學一校的學生，死傷就有二百餘人。海外僑胞，踴躍輸將。日寇三易主帥，死傷萬餘，猶不能達到預期的陰謀。然我們的海軍部長陳紹寬先生，却事先受到日本的通知，嚴令京滬兩處的海軍，不准抵抗。他的命令上說：「日海軍砲擊獅子山砲台和京市，與我海軍無涉」。這是上海戰爭中，我們海軍部長的堂堂命令！！

日寇的運輪輪，滿載軍火，在白龍港擱淺多日，而我們的海軍，却與之和平共處，並未絲毫干預。尤其是海軍次長李世甲先生，更來得爽快。在十九路軍激戰最烈的時候，他和日軍司令野村，同乘汽車，巡視各處戰線。後來日寇在瀏河登陸，偷襲十九路軍，成立上海協定。聽說：也是有人獻的權。不要誤會，此之謂「中日親善」，並非軟弱無能也。

大丈夫能屈能伸，能軟能硬，果然到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陳紹寬部長，便嚴令海軍，進攻福州一帶的十九路軍。戰鬥之烈，軍容之盛，頗有威震遠東，獨霸太平洋的氣概。這便是大丈夫的二便。

十七事變後，日寇大舉進攻，沿海各口，均淪敵手，我們的海軍，却把所有的軍艦，送入長江，自行擱沉，作為封鎖長江的一大功勳，這便是大丈夫的又一獻。

破釜沉舟以後，海軍也變成陸軍，或鎮壓抗日運動的鐵定了。寧門欺壓人民，到門實行，這便是大丈夫的又一硬。軟硬無常，大約都是戰略關係，軍國大事，老百姓無從知曉，但就表面看來，好像對日本人，總比對中國人欺得多。

據說：海軍的任務，平時是海上走私的工具，對外戰爭時，是不抵抗的快砲，內戰時是勇往直前的急先鋒。如係屬實，他的這一套本領，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說，那還有點兒不敢贊成。然這是我們大中華民國革命政府的現代海軍，它對國家的貢獻，如此而已。

滿清皇室，在那樣腐敗的時候，如果建立了海軍，恐怕更糟。明乎此，就不能罵慈禧太后，把建艦費修成廟和園之爲非也。

革命的功績

衙門改成公署，照壁上的海水潮陽和麒麟，改成總理遺像，小街道改成大馬路，舊商號改成新洋行，窮人趕在城外，乞丐不准進城，城門上的「紫氣東來」改成「玉祥門」，後又改成「中正門」，將來又改什麼門？現在還不知道。小脚婦女在大鞋裏塞着棉花，假裝天足，旗袍改成長背心，土娼改成官妓，姨太太強迫老頭子割鬚鬚，喫補藥，硬要造成人工少年……都是革新過程中的必要手段，也就是「革命」成了功的具體表現。

十七年大「革命」以後，各官都實現了中山路，中正街，或中山門，中正門等「革命」建設；各大書店門口，都寫着「三民主義大減價」的金字招牌，家家戶戶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鮮艷國旗，各機關都按時舉行着「總理紀念週」，必恭必敬的宣讀着「總理遺囑」，公務人員大都穿着中山服，

商店裏陳列着各種各樣的中山牌商品，街頭巷尾，頗有些「革命」的新鮮氣氛。由城門到衙門，由主席到公署員，由馬路到商店，統統都是中山牌的「革命」景象。中日也親善了，英美帝國主義者，也給予了大量的詩歌經費和軍需，運來飛機大炮，到時轟炸，農村破產，死亡載道。據說是：英美友邦要誠心誠意，幫助我們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

討伐武漢政府

「總理遺教」，是革命的中華民族，一致奉爲金科玉律，不准有絲毫違犯者。每週的第一天，上自領袖，下至庶民，都掛起「總理遺像」，規規矩矩，慎重其事，把腳步放輕，面孔板平，抑制着自己的呼吸，裝扮成極嚴肅的樣子。脫帽三鞠躬，靜坐三分鐘，再把「總理遺囑」從頭至尾，全場朗誦一遍，作爲遵守不懈，自勵不息的準則；並表示自己是一是總理唯一的繼承者和三民主義的執行者。誰要有反革命的行為，便在「紀念週」上當着「總理遺像」大罵一通。或通電討伐，或調兵圍剿，都是本着「總理遺教」，國民意旨，誰都沒有獨斷專行，給黨營私，把持政權，擺殘民意。因爲如此，故曰：「國民」；所以把割據地盤，反革命軍閥們，被革命軍打得落花流水，不能照架而投降，瓦解。革命政府，由廣東北伐到武漢的時候，不懂軍閥潰散，而控制世界的大英帝國，也戰手退讓，把武漢的九江的租界地，客客氣氣的交還給我們的革命政府了。

當時馮玉祥將軍，于佑任院長，都由莫斯科趕回西安，帶來許多赤化過的槍砲，集結了十餘萬革命武裝，把西安的「新城」，改名「紅城」，說是要和黨聯的紅黨一樣。在「紅城」裏邊，馮、于兩位軍、政領袖，學着斯大林、伏洛希諾夫的派頭，檢閱部隊，講解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各

靈所能，各取所需，且號召西北男女學生，青年子弟，在他們領導之下，加入共產黨，爲民族解放而奮鬥。

武漢的革命政府，西北的革命集團，遙相呼應，大有完成革命任務之心胸與氣概。革命政府，派遣張發奎將軍，率領鐵軍，（張部號稱鐵軍）進武勝關，用信陽，討伐奉軍於洛河；馮玉祥將軍，錫率所部，用潼關，進洛陽，逆擊奉軍於鞏縣；把不革命的奉系軍閥，打得抱頭鼠竄，退過黃河北岸去了。馮、張、兩軍，會師鄭州，聲勢之浩大，革命之高潮，奔騰澎湃，有史以來所僅見，軍閥喪胆，帝國主義者退步，造成了中華民族解放的黃金時代。如果繼續革下去，那就會和蘇聯完全一樣，徹底廢除封建制度，得到民族解放的可能。但中國是以禮讓爲國，作事總得留餘地，不能那樣不厚道。馮清推翻以後，不是還給宣統皇帝，保留着龐大的俸祿嗎？果然在清當兒，馮玉祥將軍和蔣介石總司令，趕到徐州，開了個緊急會議，聯合奉系軍閥，討伐武漢政府，保持固有的封建道德了。

國策既定，馮玉祥將軍，遂密令西安的宋哲元主席，把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學生們，按照名冊，分別責任，槍斃、監禁、放逐，以固革命基地，而維社會治安。

據瞿秋白先生的統計，一九二八年（蔣馮會議後）從一月到八月，在這八個月中間，全國被殘殺的共產黨員有十萬人；判處死刑者，二萬七千六百九十九人；關在監牢裏的政治犯，一萬七千人。這點小事，要在中國人口的總數上說，算不了多大的個數目，倒還消耗得起。但對天真純潔的青年，忽而教以入黨，忽而捉來槍斃，在領導者的信用上，似乎有點那個。

老百姓苦盼其妙，只有跟着維護。直到後來，才聽說是：因爲武漢政府收回英國租界地，妨害了帝國主義者在華的權利，且違背了禮讓爲國的立國旨趣，失却了中國固有的國民道德。武漢政府的處禁行爲，是受了共產黨的煽惑，大有悖於國際和平，實屬反革命已極，所以就不得不加以討伐了。

在這千鈞一髮，安危所繫，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若非蔣、馮、于各位賢明領袖，繼承着國父的

道致，（三大政黨除外）聯合國內軍閥和國賊帝國主義者，組織一個革命的民主自由的國民政府，完成一週一次「總理紀念週」的國民革命，那就不會有今天光榮犧牲的抗日戰爭了。

刺刀上劃火柴，中南海拋炸彈

近幾年來，日本人專門製造中日事件。他自己做起一個人，或沒了一隻狗，都算是失蹤，非要中國割地賠款不可。不然的話，就要斷然處之了。

中國官廳，上自皇帝，下至衙役，自八國聯軍入京以後，都被洋人嚇傻了，一聽見外國人說要斷條，骨頭裏就有時發軟。老成謀國，明哲保身，簽個協定，賠點款，總比弄的皇上開小差，皇后跳井的強得多。

于學忠主冀時，日本兵成羣結隊，在省府門口拉屎撒尿，並在衛兵的刺刀上劃火柴吸紙煙，居心可惡造成一個什麼事件，以遂其統治華北的陰謀。但于學忠却一乘「敦陸邦交」「不抵抗」的國策，不與計較，避之大吉。日寇奸計未嘗，又開來一部軍隊，駐在北平、天津高城外，就胡亂算作一個平津事件；且由日本軍部，保薦黃郭為北平政務分會委員長，叫他簽定一個新協定，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就算結束這一事件。

由國政府，爲了「敦陸邦交」，只要不向南京開炮，這點小事，自然是諸諸通盤，遵命辦理。

黃郭奉了中日兩國之命，帶着寫好了的塘沽協定，以中央交涉大員的面目，傳臨北平，所謂交涉，談判，不過是掩蓋公佈協定的場面而已。國人不明真相，市民們聯合請願，學生們游行示威，各省主席、主任，亂拍電報，寧死不一定要死（現在外交上的後盾……：愛國意見，說的堂堂正正，非

驟逐日遠不可。這一陣亂嚷，却給黃郛委員長，的維添了個天大的麻煩；如果小聲不響，公佈協定內容，那就有點兒賣國嫌疑了。眼珠一轉，計上心頭，他便懇請日本關東軍司令岡村，派出兩架飛機，在北平上空示威，鎮壓平市人民；再在中南海瀾幾備炸彈，先造成緊張局面，然後拿出塘沽協定，公佈了事。

舉國沸騰的平津事件，就算因當局的努力而圓滿結束；黃郛委員長的外交，也算是在堅苦中勝利完成；中日兩國政府，互相稱賀，表示滿意。

四墩坪上的抗日軍

蘭州之南出，山勢崢嶸，樓閣櫛比，每登春曉之交，梨花十里，綠樹蔭濃，士女如雲，風景如畫。下有五泉，上有四墩；山名五泉山，坪曰四墩坪；山爲游覽之勝境，墩爲駐防之柵樓；此乃醇藩西陲，控制蒙番之邊防重鎮也。

七七事變後，舉國沸騰，羣起抗戰。負責當局，有鑒於國家之垂危，咸令征集壯丁，充實抗戰力量；宏猷碩劃，智者從而愚者怨。正當我們的訓政還未訓好的時候，愚人太多，所以就怨聲載道了。當兵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國法公令，豈容有違！然愚民無知，私心重於公誼，兵兒戰愈，誰肯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兵營裏去！怎麼辦呢？只有富人頂替之一法。這實質却完全是國貨，壯丁價格，由三千元到四千五百不等，（一九三九年的行市）均由該出壯丁之村戶，平均攤派。但人都是父母的兒子，誰又願意出賣呢？收買不齊，官廳只有派兵「抓」之一法；抓之奧妙，匪人所思。先抓富戶，按家產多寡，勒令贖回，流於旋覆，旋覆旋抓，抓到邊可而後止；最後抓貧苦無力，孤獨無靠者，非充丁不

可，謂之「死了」。然他們雖無鎗膽身，但還有腿逃跑！於是只有「拴」之一法了。（這一妙法，全國通行）

一九三九年冬，四墩坪上，用鐵絲細手籠，拴來五百壯丁，單精棚樓，派兵看管，閉關旬，凍餓死者百餘，將死者二百，無以善後，由慈善機關出而救濟焉。嗚呼！冤魂千古，能為抗日而犧牲之烈士乎？

沒找着

記得在高小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婚後兩三月了。同學們戲問之曰：「新婚滋味如何？」他漲紅着臉，半羞半憤的說：「沒找着」。

英皇加冕，邀請各國使節觀禮，在請簡內附着路綫、入場券、席次等。我國某大使，只知觀禮，未看簡內附件，臨時馳車而去，結果「沒找着」。

滿清皇室的腐敗，把關係國防的海軍費，修成頤和園，弄到洋兵入京，皇上逃跑，割地賠款的慘劇。民國後，便不惜重資聘請外國軍事專家、技師，積極建築國防工事。聽說：由上海到南京，連蘇滬一帶，工事之嚴密堅固，有如馬奇諾、齊格菲、曼納林密。

七七事變後，日寇大舉進攻，佔上海，陷南京，我們的軍隊，一律退到武漢。據退下來的官兵們說：國防工事的入口處，究在什麼地方？「沒找着」。

成都市民的提燈大會

一九三九年夏天，在成都遇見省黨部的委員，他談到抗戰建國的一些問題，他說：「現在全國

人民，已經在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之下，像鋼鐵似的團結起來了。我們的領袖，真是千古一大，如果沒有他那偉大的人格，高尚的道德，淵博的學問，遠大的眼光，就不能感人如此之深了。國家也不會如此統一，國際地位也不會如此提高。我們有了這樣一個領袖，還愁有什麼日抗不了？什麼事作不成呢？至於朱德毛澤東等，他們專用欺騙手段，誣陷一部份無知青年，到處胡鬧，中央不給他們任何接濟，看他還有什麼辦法？他們要是聰明的人，就應該豁然悔過，投到中央來，領袖當一本真大之旨，念其無知，不咎既往，量才錄用。不然的話，我們在戰勝日寇之後，用兩百萬得勝之師，一鼓殲滅，到那時候，後悔也說來不及了。」

「聽人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經日委員一講解，不敢說茅塞頓開，總多少開了一點。像這樣偉大的領袖，那麼淵博的學問，睡在蚊帳裏邊的我，還是第一次聽見呢？高興之餘，我就邀日委員到少成公園喫晚飯，順便請他多給我講些國家的大事。

日委員不吝教誨，發揮了許多議論。「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我們邊談邊飲，大有興海墜平，已經得到解脫了的氣概。把胸中的杞憂，竟被偉大的領袖，融化得烟消雲散，無蹤無影了。

飯後，我們在馬路上散步，遇見一簇老弱乞丐，提着一二三十個紙燈籠，前邊一個人領着喊口號：「擁護領袖！」「……袖啊？」「力量集中！」「……中啊？」「意志集中！」「……中啊？」

奇怪！幾十萬人口的成都市，怎麼就這百八十個老弱乞丐，能算是成都市民的提燈大會呢？不但

不明白，而且更加糊塗了。索性「打破葫蘆問到底」，第二天我又找到黨部的C君，問昨晚市民的提燈大會，究竟是怎樣發動的？他說：「真正的市民，恐有異黨份子搗亂，不能輕易組織，你看見的都

「察乞丐，那是給他們每人兩毛錢現糧的」。哦！原來如此。

回扣

在北平的大公館裏，丫頭、老媽子、聽差的、廚子、車夫、門夫、打掃夫、他們除薪俸、節賞、零錢以外，還有格外的一筆收入，便是「回扣」。所謂回扣也者，就是主人在商店裏買了東西，付錢時由下人們自動扣除二成之謂也。但商號老闆，並不喫虧，當財主們買東西的時候，已經在原物價上增加了二成，準備他們的「回扣」。這種習氣，聽說各方面都好，在財主方面，算是九牛一毛，既表示大方，又暗含着體恤自己的下人；在商店方面，也可藉此討好這些下人，替他多攬一點生意；在下人方面更合算，對主人宣傳商店的物美價廉，對商店宣傳主人的豪奢富貴，兩頭獻殷勤，兩頭討便宜，居中取利，居然形成了一個小型的「買辦階級」。這在北平的關人們，都習以為常，認為這是給下人們的一點小恩惠，無傷大雅。

中日戰爭爆發後，我們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抵抗日本法西斯強盜的侵略，一顆子彈，半斤小米，都成了極寶貴的東西，至於飛機大砲機槍汽油……，都要從外國用現金購買，或用贖敵抵押。總之領國家財富以救亡，還都認為應該，只要能多買一點來，大家殺敵，老百姓都安心憤願，一致贊成，並沒有說出什麼閑話。

美國、蘇聯，都是賣給我們軍需品的國家，各種價格，也和一般商店一樣，自然各有差別。有貨價價實的，也有滿天要價，就地還錢的；大概蘇聯是屬於前一種的，蘇貨比美貨要便宜幾倍，定妥後，他們還替我們一直運送到甘肅或重慶，不取絲毫運費，貨款也可以欠到抗戰勝利後再交，這比美國

的現購官運，簡直有天壤之別了。然我們的經手人却不要蘇聯的，而要美國的。這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成荒謬絕倫，不可理解的奇事，但一打聽內幕，却頗合乎道理。原來美貨給經手人有一成「回扣」！如不以國家為前提，而在經手人的利益上著想，那就應該不要蘇聯的了。

本來「回扣」，是給下人們的一點小恩惠，無大礙。現在定製軍火來，動輒幾萬萬美金，幾千萬鎊，經手人也不是丫頭老媽子一類的下人，而是掌理國事的大員，如果也弄一個「回扣」，不但有傷大雅，而且直接影響到國家存亡了。據說：經手人買美機一架，而得「回扣」，就可買蘇機三架或四架。

「汪精衛不是漢奸！日本人不是敵人！」

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正打得真破血流，武漢、廣州、相繼失陷的時候，我們的黨國元勳——革命領袖——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跑到南京，替日本帝國主義者，組織了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央政府。上自天空，下至海底，把中國所有的權利，完全交給日本法西斯強盜，（日汪密約）謂之曰：「中日親善」，「中日經濟提攜」，「中日共存共榮」。這點小事情，引起了好些不識大體的人，大驚小怪！亂造謠言，說汪院長的這種行為是賣國！是漢奸！是民族敗類！是什麼什麼？說了許多不好聽的壞話。

我不了解國家的大事，不敢亂說，對與不對，且看下同分解。「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真是二點兒不錯，果然不到幾天，便奉到中央（負責證明，是重慶的舊中央，不是南京的新中央）的密令，一律不准談汪先生的行止，雖然還有一般愚民們，因為痛恨日本人的姦淫燒殺，對汪院長的「中日親

善」，好像感覺着有點不妥似的，但究竟怎樣，誰也說不明白。後來在重慶聽到戴笠先生的講解，這才豁然貫通，知其所以然之所以然了。

他說：「汪先生不是漢奸！日本人也不是主要敵人！他和我們在軍事上的衝突，那是受了國際政治的影響。我們對中日兩國的一切糾紛，必須要在政治上覓得澈底解決的途徑，才是正當辦法。不能只看眼前，日本人雖佔了武漢，佔了廣州，但這只是一個戰役上的暫時性質。我們絕對有力量，有辦法，能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即或在某一個環境中，不得已而亡國，也不是最嚴重的問題。要知道我們人多地廣，物產豐富，再加上總裁的英明領導，豈有不能恢復之理？目前我們的主要敵人是：「共匪」，他藉着抗日口號，欺騙國人，企圖奪取政權，如不澈底消滅，將來定成大患。國家要是亡在「共匪」的手裏，那就永遠沒有恢復的希望，所以我們的主張是：寧可亡給「日寇」，不能亡給「共匪」。

聽了之後，這才知道汪院長和日本人，對我們的國家，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壞處，殺死的人，有總裁的英明領導，過幾年還有活轉來的希望。日本軍隊打到重慶，也不要緊，我們的主要目的，乃是集中全國力量，消滅「共匪」，那才是最光明，最革命的唯一途徑啊！！

廢除不平等條約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中英中美間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新協定，國府命令各機關放假三天，懸燈結彩，熱烈慶祝，並用電影放映條約全文，使國人知道這是如何足以自豪的一個偉大成績！敵後抗戰的軍政民各界，同樣在緊張戰鬥的環境中，興奮的慶祝這一新約的簽訂。

數十年來，中國民族，爲獨立解放，不屈不撓，英勇鬥爭的成果，值得高高興興、熱熱烈烈的慶祝一番。然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並不是第一次，所以沒有同樣慶祝者，以其廢除之性質，有所不同。

二三十年前的歷史，人總不會完全忘掉。帝俄時代，中俄間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是怎樣廢除的呢？沙皇不肯廢除，中國政府更沒能力廢除，它是由蘇聯的革命人民，推翻沙皇專制政體以後，自動廢除的。

十七年大革命時，執行了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團結了國內所有的革命政黨和人民，在廣大羣衆的鐵拳底下，收復了漢口、九江的租界地。當時大英帝國的砲艦和海軍，被奔騰澎湃的革命狂潮所湮沒，一蹶不振的漂泊到上海去了。這個不平等條約，又是中國人民用革命手段，自動廢除的。

七七事變後，國共合作，一致抗戰，抗到五年有半的今天，英美兩國，才把被日本法西斯掃蕩無餘的在華特權，很開明的簽訂了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新協定。人們在歡欣鼓舞之中，應該平心靜氣，檢討前兩次廢約後的後果和功效。

蘇聯自動取消沙皇給予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後，中國並沒有因此而見強盛，也沒有說過這是蘇聯革命人民的不侵略的正義的和平的表現。

收復漢口、九江，租界地以後，怕大英帝國不高興，又把它雙手奉還。

上兩次廢約，國府不但沒有命令各機關放假三天，熱烈慶祝，而且認爲與中國的獨立解放，還有莫大的妨害呢？所以對武漢政府，大加討伐，並嚴厲清除共產黨，以爲自動收回租借地者戒。可見革命人民的廢約，都是不合法的運動，不會得到獨立自主的。

這一次則不然，第一：要英美帝國主義者同意，當然是合法的廢除。第二：不要革命運動，就能得到革命成果。第三：同盟國勝利以後，英美帝國主義者，可賞給我們一個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英

願尚不肯廢除香港、九龍的不平等條約者，大約就是美留一個幫助中國解放的後步囉！這樣便宜合適，坐享其成的獨立自主，能不熱烈慶祝嗎？

△當然：我也要脫帽三鞠躬了。但把這一偉大的意義，除過電影放映全條文以外，還需要再用書面胞書的章法，寫一篇文章，登在各報紙上，給落後人民清清楚楚的說一說，他們才會提高警惕，保證這一既得的光榮成果。這文章應該這樣寫：

「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你們要享受這一新協定的權利，還需付出極大的代價。不僅要
把日本法西斯強盜驅出中國，而且要把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澈底實現；因此，如不團結革命黨派，不實行民主政治，不發動廣大羣衆的革命力量，鞏固這一既得的成果，那末，將來不一定又被汪精衛之流的漢奸，把它雙手奉還給英美。不僅奉還！怕還要說你們現在的慶祝廢約，都是妨害國際和平或反動，也未可知。是則，不得不謹以至誠，爲我全國同胞，剴切相告者也。」

英、美、蘇的聯盟和中國人的防共

中國地大物博，政治腐敗，再加上人民的忠厚老誠，就成了世界上各帝國主義者蠶食、鯨吞的一塊最美的肥肉。記得武漢大水災的時候，有一個外國記者，在大公報上，畫着中國留學生的洋像，連續發表了許多他在中國各地考察所得的種種印象，他的結論是：這樣一個國家，爲什麼還沒亡國？眞使人驚奇莫測！他不了解鴉片多兩少，互相嫉視，互相監督，都想獨食，都不得獨食，豺狼環視，肥肉坐論，這是極自然的道理，有何大驚小怪呢？

日本法西斯強盜，侵佔中國的東北四省以後，向國際間竭力宣傳，說是爲着防止赤化，進攻蘇聯

，決沒有侵佔中國領土野心，其實兩隻賊眼，早向着華北吊膀。所以沒有即時下手者，尚不知英美、法各帝國主義者，究竟對這一塊肥肉，保持着如何的態度？

事有湊巧，適逢英國內閣改組，由賀爾大臣組閣，這位抱負不凡的政治家，首先主張英帝國政府，應該聯合德日兩國，橫貫地球，一面進攻蘇聯，一面與其他各帝國，重新劃分世界。他的這一高見，發表以後，樂得日本強盜，手舞足蹈，成羣結隊，跑到河北省政府門口，實行預定的「拉屎」政策。先把手學忠主席臭跑，然後保荐和他們素有交情的黃郛委員長，簽訂塘沽協定，組織傀儡政府。把統治華北的夢想，居然變成了事實，這是多麼愉快的！一個收穫啊？！

賀爾大臣滿以為有功可居，便派遣李滋羅斯，趕到日本去分贖。孰知日本小鬼，六親不認，一毛不拔，給這位分贖大使，滿滿的碰了一鼻子灰。

英帝國當然不是好惹的，豈能受日本小鬼的愚弄，他便電令李滋羅斯，反轉來幫助中國政府，改定法幣，支持外匯，又嗾使中國抗日，打擊不肯分贖的日本小鬼。這理由是：要用中國人的手，在日本瘋狗的嘴裏，掏出中國的肥肉，再交給大英帝國的友者行爲！這一幅連環圖畫，如讓魯藝學校，製成木刻，倒是非常精彩的一部藝術品。

生了蟲的肥肉，自然又有了依靠，便裝腔作勢，大言不慚的發表聲明。記得有一段極瀟灑的話：「中國政府，對外決不容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聽：多麼響亮！上海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好像都是漢奸們瞞着政府，偷着幹的一些賣國勾當，與負責當局，毫不相幹似的。閑話少叙，書歸正傳。

大英帝國，既賞賜了這麼好喫的一包毒藥，中國政府，雖說是「飲鴆止渴」，但還要把它算成自己的英明領導和空前的勝利外交，以作欺騙國人的政治資本。至於引起的是抗日作用，或奴才作用，手頭沒有儀器，不能精確化驗，總在這兩者之間，實實在在的行動了五六年，却是事實。

賀爾大臣的「坐地分贖」，失敗以後，又由張伯倫、達拉第兩位英法的政治領袖，策劃了一個世界著名的「慕尼黑」協定。把波蘭、捷克、匈牙利、幾個不大不小的國家，送給德國的希特勒，作爲進攻蘇聯的一點禮物。

張伯倫聳着肩膀，用勝利的眼睛，瞧着達拉第的鼻子，發出了得意的微笑。滿堂大計一定，萬事皆吉，孰知希特勒小子，也是一個六親不認，反覆無常的壞傢伙。收禮之後，不但不進攻蘇聯，反而蘇聯訂了個互不侵犯協定，掉轉槍頭，不到四十天，便在歐洲大陸，亡了十幾個國家。把他送了禮的那些先生們，打得鼻青眼腫，哭笑不得。張伯倫氣死了，達拉第被不叛國的貝當元首，判了個叛國大罪；關在監牢裏邊，當了一名賣國的囚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只二三」，英美帝國主義者，裝着一肚皮反蘇計劃，却被希特勒的飛機大炮，打得無路可走，不得不放棄反蘇企圖，和討厭的斯大林套套交情了。（英美蘇聯盟）

中國的反蘇英雄們，已被日本強盜，打得到處設陪都，到處亂搬家，如不是英美資本家，給他們腰子上拴一條法幣的繩子，在後邊牽着的話，恐怕早就跑到南極（北極距蘇聯太近，有赤化危險）國裏去了！那有工夫防共呢？

衆體入黨

孫中山先生，爲推翻滿清專制政體，改造中國腐敗政治，在艱難困苦中，奮鬥半生，才手創了中國國民黨。他的三民主義，直對抗戰建國的現在，還是適合當前需要的政治形式。他的三大政策，就是要把三民主義，逐漸走上社會主義的基本主張。他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是領導中

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領袖，是推翻滿清皇室的革命導師。他竭盡心力想把中國國民黨，組織成一個先進的政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就是爲健全黨的組織，提高黨員品質，充實革命力量，準備北伐，樹立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其忠於國，忠於黨的純潔誠樸精神，凡爲中山先生的忠實同志者，莫不深受其感也。

中山先生死後，國民黨拿着三民主義的招牌，得到了政權。十餘年來，對中山先生的主張，不但絲毫沒有實行，而且還把革命的三民主義，修改成對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主義和不抵抗主義了。

國民黨的組織和吸收黨員的辦法，更是奧妙莫測，不能想像。「集體入黨」，從南京政府成立之日起，直到現在，都是最時髦，最起勁的革命組織。凡是屬於中央統轄的軍隊或行政機關，都得按照花名清冊，一律入黨，部隊或行政機關的長官，就算是中央黨部的黨部特派員。把所有的官兵夫役集合在一起，由特派員和中央指定的黨員監督，舉行「集體入黨」的宣誓典禮，然後按照名冊，頒發黨證，這就都算是國民黨黨員了。黨員成份，黨員品質，以及對三民主義的了解，則是不加過問的。

北伐到了山東的時候，所有國民黨革命軍，已經都是集體入過黨的黨員了。然有一般兵士，還把孫傳芳當作是孫中山哩。

另有一位高級將領，對他的部隊講三民主義，說了民族、民權，兩個名詞以後，閉着眼睛，用手在耳朵後邊搔了半天，無論如何，再想不起第三個是民什麼了。

又有一位軍官，把「總理遺囑」上的第一句「余致力國民革命」，認爲：「余致力」是一個革過四十年命的大革命家。

還有中央黨部派遣的黨部委員，給部隊講解「黨歌」，把「茲爾多士，爲民先鋒」，講成：「黨總理革命的那個時候，正值多事之秋，所以總理就爲民先鋒了。」

這樣精通三民主義的黨員——革命黨們，要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國民革命，那便比上天還難，如由這樣的黨員推及羣衆，其落後程度，更可想而知了。所以訓政時期，訓了十餘年，還不會訓完者，大約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然冤枉人是不厚道的，這些黨員，不能以理論修養不夠而輕視，比較起來，還都是最漂亮的角色呢？起碼限度，總還有過這麼一個真正的活人。軍隊的「集體入黨」，它就根本沒有那麼一個人了。

「兵無三日齊」，乃是公認的正確理由。部隊的花名清冊，都是以少報多，以假頂真，偶逢點驗，便先給點驗委員，送錢送禮，受賄之後，點驗結果，自然是武器精良，人強馬壯，一個不缺；狼狽爲奸，以國家爲商賈，以軍隊爲營業，只要陞官發財，管他娘什麼革命？什麼國防？這是中國軍閥們最普遍的伎倆，習以爲常，不足爲怪的公文程式。

「天下老臘一般黑」，只要是軍閥，就得冒名領薪，剋扣軍餉；只要是官吏就得搜刮地皮，剝削人民。否則，名不符實，何能爲之爲軍閥、官吏乎？

隨便舉個例子：X軍事實上只有八千餘人，却向中央呈報了一萬四千餘人。這一萬四千人的花名清冊，還是由X軍駐京辦事處偽造的，所有人員姓名除中央加過委的軍長、師長、參謀長等幾個人以外，其餘全是假的。但經過幾次中央大員的點驗後，也都說是和所根據的名冊，完全一致，一個不缺。這道理很簡單，就是：給他送去的洋錢，和他的希望完全一致，一個不缺！

這一萬四千餘假人，又由中央黨部派員監督，惡行了「集體入黨」，並領到一萬四千餘份國民黨員的黨證。然這些黨證，到底發給誰呢？只有天知。這是活人裏邊永遠找不出的一部份國民黨黨員！X軍如此，其他各軍亦莫不如此。中國總有千百萬這樣人類中根本沒有的國民黨黨員，如果給這類的黨員，再來個訓政，那却是子孫萬世，最安全最穩妥的施政方法。因爲沒有其人，便不怕有人反對或騷亂，隨心所欲，貼個佈告，或發個宣言，便可完成革命建國的大業；也可以對得起總理在天之靈。

這樣嚴格的組織，這樣幹練的黨員，恐怕在全世界上，也還是空前絕後的唯一點團體。

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的抗戰精神，更教人欽佩無似。所有抗日軍中，都由中央派遣着特務人員，厲行黨化教育，加強統治領導。這批特務人員的革命理論是：「四維八德」；革命形式是：「總理紀念週」；革命口號是：「擁護領袖」；革命組織是：「三民主義青年團」；革命目的是：「寧可亡給日寇，不能亡給共匪」；（戴笠語）革命工作是：「聯合日本帝國主義者，（彭德是日寇的大據點，中央特務朱建邦，駐在彭德，架着電台，公開工作）和汪精衛的漢奸組織，進攻敵後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平江慘案，茂林事件，……都是最精彩最革命的傑作。

總動員法的頒佈，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置諸毫無保障的條件之下。據說：這都恰合中山先生的遺教，黨國前途，實利賴焉。（見革命元老張繼先生的講演）如此革命的政黨，如此偽造的黨員，「如此科學的政治理論，（四維八德）如此忠實的總理信徒，其荒謬程度，比之「封神榜」，「神仙傳」，誠有過之無不及也。

國民黨的黨務設施

國民黨既能推翻滿清帝制，當然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一直到现在，無論在官私妓院，賭博發中，鴉片燈後，凡遇見的國民黨員，沒有一個不革命的；可見國民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黨，這是不成問題的了，誰還能够懷疑嗎？

國民黨依據三民主義的民主精神，規定了革命的三個實施時期，即人人所知道的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這三個時期的貫徹實現，就是要把國家政權，完全交給人民管理，不得由少數人壟

貴私有；原來打算如此辦理，所以才名之曰：「民國」。

今年是「民國」三十二年了，在完成北伐的前一階段，大概要算是軍政時期，北伐統一以後，聽說要算爲訓政時期了，劃了這幾十來多年，快要到憲政時期的時候，忽然想起：中國人民這樣落後？既沒有出過洋，又沒有在上海作過生意，都是把「半斤」當「八兩」的鄉下老，那能够管理國家大事呢？簡直是笑話，笑話！如此原故，乃一面提倡復古，一面又恢復到軍政時期，如果有人再想「民主」，那就要以軍法從事了。

閑話少叙，書歸正傳，說了一大串原則問題，還沒有談人家的黨務設施，實在有點對不起！

國民黨自執政以來，「皇恩浩蕩」，已使人民感激得哭笑皆非，厥功懋懋，不是幾句話所可表彰於萬一者。此處引國民黨中央對工作上的幾段英明指示，便可略見其對國家民族的關心，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凡軍隊中抗日的積極份子，又爲本黨高級長官十分信賴者，必須在剿共第一抗日第二原則下，使其積極剿共；否則，先設阱陷害，造謠中傷，栽贓誣蔑，破壞其地位及歷史，然後予以斷然處置」。

這是對中央軍裏邊的黨務設施，惟恐抗日抗的太積極了，將來對不起日本天皇。

「所有共產黨建立了民主根據地的地方，凡不會參加抗戰，和民主工作，潛伏在各地的道門、幫會、地痞、流氓、劣紳、惡霸、暗娼、吸毒販毒者，均爲共產黨認爲是落後份子，精神上一定是對立的；本黨要以大量金錢收買，秘密組織，假借不倫不類之各種名義，先使入夥，令其在不知不覺中從事爲本黨殉死；並使其對村中稍有威望，爲共產黨稱爲進步份子的那些傢伙們，故意找事，設局誘騙，放毒，栽贓，誣陷，造謠，破壞，宣傳共產黨的民主自由，却是狗皮膏藥。」

還是對共產黨所有民主根據地內的黨務設施，惟恐人民民主了，將來對不起發國結財的先生，威也妨害了軍政時期的治安。

「選擇本黨中之忠勇堅強青年，再加以技術訓練，秘密組織暗殺團，專門執行肅清工作之滅跡，殺害，秘密綁架，秘密嚴辱，誹謗，造謠等有效手段，鞏固本黨權力，提高本黨威信；每個工作努力份子，均由中央直接予以恩惠與撫慰」。

這是對全國所有軍政民各團體的黨務設施，惟恐人民自由了，降低國民黨的權力和威信。

看清楚了嗎？這是多麼光明磊落的組織！真不愧為復興與國家民族的堂堂政黨，全世界那一個民主國家，能有這樣冠冕堂皇，嚴密細膩的工作計劃呢？

努力吧！向着黑暗的途徑邁進，將來一定可以完成一個道門、幫會、土豪、惡霸、烟鬼、賭娼、地痞、土匪的大流氓國家。

流氓千古！
特務千古！

真假三民主義與真假國民黨之區分

有位姓蔣的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說得神氣十足，頗有點兒貨真價實，獨一無二的派頭；這話如果是自己的天良發現，感覺到把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糟踏得太不成樣子，故意說着開玩笑，倒還沒有什麼；如果不差不誤，板着面皮，懷裏其事的當真的來說，更難得比較騙鄉下老百姓，那可太與事實不合；我們鄉下人雖不能當面質問，但在背後偷偷議論

論，總還不算過份？因為這偷着議論，或心上想說，口裏不敢說，正是國民黨當局給予我們的民權啊？

孫總理手創三民主義，組織國民黨，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規定聯俄、容共、扶持工業的三大政策，團結國共兩黨，完成北伐的大革命事業，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統一了中國；那時候的國民黨，確乎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不像今日之下流無恥。

「總理逝世，國共分裂以後，國民黨統治者，便搖身一變，在屁股上長出了一條尾巴，將頭擺尾。替帝國主義者當了一隻忠實實實的走狗；不但背叛了總理的「三大政策」，而且連三民主義，也根本取消了，僅利用着國民黨的革命招牌，實行自己的獨裁專制；從此以後，國民黨就成了背叛總理遺教的國民黨，不要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反革命的國民黨，變了極的長尾巴的俄國民黨了。牠首先把大革命時收回的武漢、九江租借地，變手奉還大英帝國；把革命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份子，大肆屠殺，作為對帝國主義者道歉的實際行動；其次把國內所有反革命的封建軍閥、貪官污吏、土匪流氓、地痞惡霸，一律收為國民黨黨員。還聲明白表示，對外不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榨取，對內不反對封建專制勢力的剝削壓迫，這是十全十美的繼承了封建軍閥的衣鉢，豈能冒充為革命乎！

「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若指實行「三大政策」時候的真國民黨而言，也還可以；若指國共分裂以後的變了種的長尾巴的假國民黨而言，那就未免滑稽；至於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那更是閉着眼睛說夢話，不但好笑，而且有點發瘋；我們隨便引幾段事實，就可證明其如何空偽而無賴！

九一八事變後，舉國沸騰，各省請願抗戰的文電，雪片飛來，羣情憤激，不可遏止；然變了種的假三民主義者，却嚴令東北駐軍首領張學良氏不准抵抗，毫不聲不響，無故斷送了東北四省。此其

一二八滬滬戰役，十九路軍堅決抗戰，日寇死傷萬餘，三易主帥，猶不能達到預期陰謀，我全國軍民一致主戰，願同十九路軍共禦外侮；縱變了種的假三民主義者，却非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妥協不可，遂暗通日寇，獻給地圖，請日寇在瀏河登陸，偷襲十九路軍的後路，結束滬滬戰爭，成立了喪權辱國的上海協定。此其一。

日寇侵佔東北四省以後，又想侵佔華北，遂勾結變了種的假三民主義者，派遣著名漢奸黃郛，跑到北平，簽訂了一個塘沽協定；把華北主權，無形中又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此其二。

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者，非要中國政府投降不可，逼得無法可想，不得不硬着頭皮，一面抵抗，一面和平。上海失敗以後，沒有來得及和平，南京又失守了。變了種的假三民主義者，拖着尾巴逃到武漢，便決心與日寇商量投降條件，但不幸被台兒莊打了勝仗的李宗仁等所反對，沒有弄成。此其四。

武漢失守以後，變了種的假三民主義者，又拖着尾巴逃到重慶，與日本種的汪精衛密謀，想用外交方式，向日本帝國主義者求和，不幸被國民參政會所反對，又沒有弄成。此其五。

汪精衛是假三民主義者裏邊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一隻最親信的走狗，為全國軍民所反對，不能遂其投降的陰謀，憤而出走，直接替日寇組織了一個南京的漢奸政府；當時有位姓蔣的還下過一道密令，不准任何談話汪院長的行踪，後被美國政府質問，無話可說，遂不得不勉勉強強，開除汪先生的黨籍，然始終不肯把汪精衛認為是漢奸，明令討伐者，就是怕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和氣。此其六。

日寇侵佔華北、廣東以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華中華南的新四軍，華北的八路軍，深入敵後，展開廣泛的游擊戰爭；牽制日寇侵華半數以上的兵力，使日寇首尾不能相顧，不得不撤離正面進攻，掉轉槍頭，與八路軍和新四軍，作長期殘酷的掃蕩與反掃蕩戰爭。舉世皆知，中國六年來的抗日戰爭，全部重担，皆由沒有餉彈的八路軍與新四軍所負担。而變了種的假三民主義者，却以抗戰為名，抵

揮全國財富，借得大批外債，裝備起幾百萬新式武器的軍隊，不打日寇，專門進行剿共。此其七。
抗戰以來，變了種的假三民主義者，始終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眉來眼去，不大清楚，最近有位洛陽的姓蔣的，更明目張膽，電令二十七軍軍長劉進，教他神日寇成立互不侵犯的防共協定；可見在剿共的事務上，已經與日寇取得完全一致，法西斯主義的政治上更加合流；南京的假三民主義與重慶的假三民主義，彼此不分；南京的特務，在重慶公開活動；重慶的將領，向南京奉命投降；一唱一和，樂得日本帝國主義者稱讚不置。此其八。

茂林事變，平江慘案，伏擊新四軍的抗日部隊，襲擊共產黨的傷兵醫院，囚禁抗日的葉挺軍長，屠殺抗日的忠勇傷兵，近日更撤除河防部隊，包圍陝甘寧邊區，且明文公佈以剿共第一抗日第二爲國策；其黨劉共第一是眞話，抗日第二是謊言，因爲要剿共，就祇有聯日，決無能力抗日，試想連劉共帶抗日，豈是專靠外債生活約土軍閥所能勝任者，不打算抗日之心理，如見其肺肝然。此其九。

變了種的假三民主義者，派遣假國民黨的特務與日寇特務，公開聯合，互通情報，破壞我抗日民主根據地，造謠認賊，屠殺暗害，無所不用其極。在水井蔬菜內投放毒藥，毒殺我抗日軍民；帶領日寇，襲擊我抗日軍民，搶掠我抗日軍民的糧食財物，破壞我抗日軍民的一切生產建設；假三民主義的假國民黨，已與日寇的新民會實行合併，在敵佔區者稱爲新民會，在根據地者則稱爲國民黨，所謂新民會員，就是國民黨黨員，三民主義就是特務主義，敵即是我，我即是敵，一身二任，敵我不分，試問這樣的「三民主義」，這樣的「國民黨」，還談什麼革命？什麼抗戰？此其十。

够了吧！照中國人的老習慣，寫够十條，就可以驗明正身，綁赴刑場，不管怎樣處死？總是活不成了。但這十條却是爲「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的兩句假冒招牌，吹牛皮，騙人的鬼話所寫的，祇能證明現在最時髦的「三民主義」已經是變了種的長尾巴的假三民主義——特務主義——漢奸主義——投降主義——日寇所導演的大東亞共榮圈內的法律主義。不但不

抗戰，而且還帶着日寇積極破壞抗戰。雖雖罪大惡極，但還不能把這長尾巴的假三民主義，總趕刑臺，來個槍斃。不過儘宣佈其該主義的真實罪狀，讓國人知道現在的「三民主義」「國民黨」成了一個什麼樣的東西？不要再受其騙罷了。

真三民主義者，真國民黨員，被請提高你們的警惕！有人假借名義，進行配合日寇實行禍國殃民的反革命勾當；已經投敵的汪精衛（行政院長），龐炳勳（中央委員），以及在南京北平所有任職的文武軍奸，都戴着「國民黨」的帽子，披着「三民主義」的斗篷；敵後的重慶國民黨特務與南京國民黨特務暨日寇的特務，業經匯成三位一體的法西斯第五縱隊；假若你們故意裝着不見，任其利用，則自己的一點革命榮譽，將為「漢奸主義」所湮沒，不憐為全世界抗日民族所唾棄，而且更無面目見輿理於地下矣；真三民主義者，真國民黨員們，對此有何說否？

現在有兩個「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一個在重慶，一個在南京，都作「總理紀念週」，都說是「三民主義」的信徒，都自命為「國父」的繼承者，但所實行的，却與日寇所導演的法西斯主義完全一樣；眉目不清，敵我莫辨，到底是同盟國的一員？還是軸心國的一員？好像是縮了脖子的王八，令人認不出前後左右。如果要澈頭澈尾，非把這個王八弄清楚不可，祇有把牠撈出水池，吊在空中，使牠離開了憑藉的工具，那就會現出原形來了。

中國的真三民主義和真國民黨，從一九二七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日起，即「壽終正寢」葬埋在十八層地獄裏了。今日起死回生，使真三民主義能够重見天日者，祇有共產黨所建立之抗日民主根據地內的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權；也就是假三民主義者聯合日寇，造謠破壞，包圍進攻的民主政權，今日不爲法西斯匪寇所動搖，不爲「漢奸主義」所融化，堅決抗戰者，也祇有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全國的廣大人民；其他自稱為三民主義信徒者，國民黨唯一繼承者之流，都是假冒招牌，企圖顛覆癩瘡，售其出賣國家民族的陰謀奸計，以遂自己的私慾，尙復有何「抗戰」「革命」之可言呢？

警告國民黨員，警告國人。

謹防假冒！

謹防派手！

革命與抗戰之分野

「話到口邊留半句，理從是處讓三分。」這是本乎聖人禮讓之旨，中庸之道，教人處世接物的兩句明訓。老年人常對青年人說：作事要留餘地，說話要有分寸，凡事不可任性，不可過火。說得明白些，就是教人隨方就圓，人云亦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學成老奸巨滑的偽君子，才算合格。文人講究修辭，詩人講究推敲，官場講究今天天氣好，您老很精神，哈，哈，哈。總之，取消自己意志，違反人類真理，迎合上司喜樂，這便是明哲保身之大道，陞官發財之真諦。

「祇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一定律，自皇帝專制，以至總統，主席，革命，抗日，一律適用。大家習以為常，不足為怪。假使翻轉過來，祇許百姓放火，不准州官點燈，那便成爲人類的奇事了。

革命，起初沒革實，不大懂，現在革了幾十年，慢慢的有點明白了。就是：先把老百姓的命革掉，然後再革帝國主義者的命，這在中國叫作「官辦革命」，在外國是官商合辦的，叫作「布爾喬亞革命」；但中國以禮讓爲國，作事總得留餘地。命，不可不革，租不可革得過火，所以祇革了老百姓的一半命，剩下帝國主義者的一半，就算禮讓了。

日本法西斯強盜，攻城掠地，殺人放火，你如再要禮讓，他就娶你亡國；沒辦法，祇好抗戰。抗

，不可不抗，但不可抗的過火。一面抗戰，一面和平，既合乎聖人教人之旨趣，又包含抗戰建國之方針；與妙莫測，真假難辨，連汪精衛在內，好像人人革命，人人救國；又彷彿人人不革命，人人不抗戰。有人說：「洋錢過萬，絕不抗戰；洋錢過千，意志不堅；家中無米，抗戰到底。」說得對不對，不致定。總之，事情越來越複雜，革命，抗日，都得照人行事，不能一概而論。官辦抗日，謂之「正抗」；人民抗日，謂之「反抗」；官辦革命，謂之「本黨」；人民革命，謂之「異黨」。殺頭，失跡，集中營裏罰作苦力的大批青年，都是不分本異，不辨正反，單純革命，抗日的危險分子，或愛國兇徒。

投降希特勒的貝當元首，給達拉弟首相，判了個賣國大罪。日本法西斯的特務機關新民會，改成汪精衛的國民黨黨部，都是一面仁義，一面陰謀，滑稽與無恥，未有甚於此者也。假若你祇看見孫悟空假裝牛魔王，戴着王帽，穿着蟒袍，和織扇公主套交情，而不看見強硬托着一條猴子尾巴，那你的小錢扇子，就要被牠騙跑。古人云：「衣冠禽獸」，此之謂歟。

十七年北伐的時候，江蘇蕭縣，為革命軍與直魯軍互相爭奪的一個地方。縣署門口，掛着一塊長條白漆木牌，正面寫着「蕭縣縣黨部」，反面寫着「歡迎直魯軍」。黨部是革命的，直魯軍是反革命的，這一面招牌，究竟是革命呢？還是反革命呢？要用政治上的術語來說，那便是：一面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抗戰，一面和平。再說得斯文一點，便是：一面禮義廉恥，一面男盜女娼，一面官吏，一面奸商。這原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愚民無知，祇有上當。

汪精衛領導中國革命，一直做了行政院長，人都以為是好人，但結果才是漢奸。

呂伯奢把曹操當作自己的盟侄，請到家中，沽酒款待，但却弄了個全家被殺。這都是祇看見王帽，沒有看見尾巴。以為兩條腿的全是人，四條腿的全是狗；祇知其一，不知其二，看見正面，沒有看見反面的黑盡結果。忠厚者，違護守法；狡黠者，無惡不作；所謂中庸之道，信義之說，不過是愚弄

人民，保障統治者的剝削罷了，那能會是真的呢？

革命要成功，抗戰要勝利，不上當，不迷惑，能看見王帽，也能發現尾巴，那就要掌握着一件決
策——真理。

共產國際的解散與國民黨的反共

一九四三年七月，國民黨趁着共產國際的解散，興高采烈，不顧日寇的進攻，撤除河防部隊，包圍陝甘寧邊區，企圖把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在擁護蔣委員長長的睡夢中，不聲不響的來個一筆勾滅。這一妙算，充分證明了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根源和中國共產黨產生的社會基礎，完全一無所知；無怪執政以來，也祇是「以來」而已，哀哉！

中國共產黨，乃是中國社會的自然產物，而不是共產國際所委派的洋務督辦；它與被壓迫的中國人民，同生共死，爲着人民的自由，爲着國家的獨立，二十餘年的艱苦奮鬥，已經生長下根深蒂固的羣衆基礎，十年內戰，傾全國之力而不能消滅者，就是有了廣大羣衆的幫助，而不是有了共產國際的支援；兩萬五千里的長征，沒有坐共產國際的飛機或汽車，火車……，也沒有藉着共產國際的任何力量，不是一樣到了陝北了麼？

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幾十萬軍隊，武器彈藥，完全得自敵人之手；並沒有像我中央軍一樣，用共產國際的飛機汽車，從西北公路上源源不絕的往來運輸！共產國際之與中國共產黨，還有什麼關係呢？

蘇聯共產黨原是共產國際的組織者，它在中日戰爭中，建議蘇聯政府給中國政府，幫助了大批

飛機、大砲、坦克、槍、彈等無數器材，連投降敵人的腐爛動等，都拿着蘇聯的機槍大砲，而號稱共產國際的組織成員——中國共產黨，反沒有得到一點補充；可見共產國際之與中國共產黨，毫未以自已的黨派立場而忽視中國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獨立。這種大公無私的國際正義，蓄謀反共者，有所感乎？

抗戰以來，國民政府，用全國人民的土地財產，向英、美、蘇簽訂了無數次的大批借款；數目多少？用途何在？全國人民自然是永遠無權過問；然對敵後抗戰的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五年來未發一文錢，未給一顆糧；好像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屬中國國籍，將來還外債時與他們毫不相干的；不管怎樣歧視，但他們仍能屹立敵後，堅持抗戰，保衛國土，不投敵，不後退，不因不給補給而灰心喪氣，不因日寇截斷國際路綫而悲觀失望，不屈不撓，愈戰愈勇；此中奧妙，不是有共產國際的飛機大砲，也不是有英美蘇的大批借款；他之所以能如此頑強者，就是能和大先生們最看不起的一羣下賤老百姓，經常生活在一起。假若共產黨沒有廣大人民的擁護，不要說在強大的敵人圍攻中堅持六年，即堅持六月，也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中國人民，除漢奸以外，都願意在平等自由的空氣中生活下去，這是極普通的心理；共產黨之所以能存在，就是能代表人民的這種共同要求。真正實行民主，提倡自由。因此，共產黨的主張，就成了人民的主張；共產黨的願望，就成了人民的願望；旨趣相同，生活一致，共產黨是人民的精神，人民是共產黨的肉體；祇要有中國人民，它就一定會中國共產黨。這與共產國際的解散與否，有什麼關係呢？與囚禁一個葉挺軍長有什麼關係呢？與包圍陝甘寧邊區有什麼關係呢？難道連這一點政治常識都沒有嗎？

共產國際之組織，對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還在左右搖擺，經驗不足的時候，曾經起着領導作用，乃是事實。今日中國之共產黨，運用理論的純熟老練，掌握戰略政略的精密正確，遠

非二十年前之中國共產黨所可比擬，就以最近的抗日階段而論，其未盡善知的本領，已不亞於共產國際；不僅使日本法西斯強盜頭痛，即學習法西斯強盜的強盜，亦莫不頭痛而又頭痛也。生動活潑的事實，證明共產國際之解散，已不能影響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也明矣。

中國共產黨之不能因共產國際之解散而解散，已如上述，但庸人自擾，以為天下本多事者，自古皆然。「既生瑜而又生亮。」咸認為造物者之誠心搗亂，孰不知周瑜因氣量狹小而殞命，那能怪諸葛亮生得多餘麼？

今日之國共兩黨，要以中國人的立場而論，祇有實行總理的「三大政策」，才能入情合理的解決一切糾紛；假若不此之圖，以為共產國際解散了，馬克斯主義也解散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也解散了，人類又恢復到中古時代的經院哲學的祈禱生活裏去了，那就未免太愚。即此以為不足，更用下流社會的鼠竊狗盜之徒的陰險伎倆，造謠破壞，密補暗害，不講人道公理，專事封鎖壓抑，此種鬼蜮行爲，雖能炫耀一時，焉能久而不敗；倘一旦被事實揭穿，則撒謊者，將置面目於何地？况一般鑽營弄權之徒，為逢迎上學歡心，滿足自己私慾，咒罵「共匪」，當作官場酬應；撥弄是非，投機取巧，當着國民黨馬共產黨，當着共產黨馬國民黨，抗日又親日，反汪復聯汪，既無政治立場，又無民族氣節，「混水摸魚」，惟恐天下不亂；奈此輩社會蠹蟲為幹部，授以大權，畀以重任，即或趁共產國際之解散而解散中國共產黨，則此種人物，還能將中華民國治理成一個國家否？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留芳遺臭，僅繫於當局者之一念間耳，其然乎？其然乎？

黨 異

「正黨」國民黨馬共產黨為「異黨」，進行了十年割共戰爭，割出了一個日本帝國主義者，幾乎

弄的亡國滅種；大家以為都是中國人，何苦來哉？於是，官歸於好，團結抗戰，頭一個年頭（一九三七）比較客氣些，到第二個年頭以後，就有點變化，雖沒有恢復十年剿共時的全國性的大規模戰爭，但局部的軍事磨擦，政治上的造謠破壞，特務的密捕暗殺事件，就層出不窮了。全國所有黨政軍學各團體，均以剿共第一，抗日第二為施政綱領；有極其高明的手段，有特別新穎的辦法，首先來了一套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跟着又來了一套處置「異黨」緊急方案；即此以為不足，再來一套根除「異黨」實施細則，最近更來了一套聯合日寇進攻「異黨」的曲謀策略；文電往還，都是某部長，某長官、某軍長、某司令、某主席、某專員、縣長……的訓令、命令、指示、報告，呈文等剿共文件；組織龐雜，名稱各異，若要一級一級的詳細描寫，殊非我還缺乏墨水的一支鋼筆所能勝任者。為了便利稱呼起見，我提議把原有的組織機構，稍為加以補充，歸納為：「最高國防軍事廳籌委會，下設中央宣傳兒童部，直轄各省黨政聯合造謠處」，則簡單明了，既能合乎實際設施，又不違背國家組織機構的全部含義；這樣稱呼，如果實行民主投票，我想國人沒有不贊成者。閑話少叙，書歸正傳，在此聯合日寇，準備大舉進攻「異黨」的時候，我再談一談黨異，也還是臨時產物，總不能算不時髦吧！

黨，在中國的老學說上，本來就不是一個好名詞，「君子之交為同德，小人之交為朋黨」，它是在罵小人之交，或少數下流社會的不正當結合。然這是指的朋黨，而不是政黨，近代世界各國的政黨，似乎並不那樣簡單，他們嘗因黨爭擊敗而改造國家政治機構，甚至掀起世界大戰，操縱着人類的生死榮辱，轉換着新舊歷史的整套學說和制度，這不平凡的「黨戰」，已經進行了一兩個世紀；把世代劃分成新舊兩半，人類分成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兩種；把法西斯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把被壓迫民族與奮鬥手舞足蹈，把想壓迫人剝削人的學習法西斯者，弄得哭笑不得；這樣的黨，它是有科舉甚礎的革命政黨，當然與「朋黨」不能相提並論。但黨與黨之間的差別成份究有多少？我以為至少要有三個不同的意識。一個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政黨，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一個則是沒有堅定的政治

立憲，自私自利，看風聽雨，替人當走狗的「朋黨」，或「狐羣狗黨」了。

資產階級的政黨，它是在新的資本主義制度逐漸沒落，而舊的政治機構腐朽不堪的時候所形成的政黨；它的目的，乃在奪取政權，由資產階級專政，使國內的政治機構，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它的革命手段，起初總是聯合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羣衆，共同推翻舊統治者，得到政權以後，便把自己又變成新統治者，把幫着自己革了「命」的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勞苦羣衆，一腳踢開，更厲害的壓迫他們，剝削他們，讓他們又爬在原來的老位置上吃苦。凡這類性質的黨，便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政黨。

無產階級的政黨，它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逐漸發展而不能解決的時候，在各帝國主義者發展不平衡的時候，所形成的政黨；它的目的，乃在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使國內的政治機構，適合於原來沒有的創造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機構；它的革命手段，以無產階級的工人爲先鋒隊，聯合廣大的勞苦農民爲後備軍，團結被壓迫的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知識界……）人士爲同情者，得到政權以後，便以無產階級的工農來專政，推翻一切不平等的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野蠻制度；利用政權，組織社會主義——消滅階級——無階級——無國家。凡這類性質的黨，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

半封建半殖民地資產階級革命的政黨，由於它國內的政治經濟，都受各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沒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因此，只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資產階級，它就一定是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孫子，或者是走狗；它的行爲，就自然而然的要迎合着資本帝國主義者的意思，努力擄取本國人民，使其適合於殖民地底經濟機構；必如此，才能依靠資本帝國主義者的支持，保全自己的統治地位；作彌作威，表面上好像是主人，實際上却是奴才，口頭上講革命，實際上反革命，鬼混，欺騙，日子久了，又怕人民不願意，乃千方百計，用盡一切卑鄙手段，造謠破壞，屠殺鎮壓，以至犧牲國家民族，狗

無不可。它既沒有堅定的政治主張，所以就不能算爲一個革命的政黨，只能算是資產階級革命政黨與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間的兩面派，或按幾份子。猶如歷史上的胡太后，武則天，慈禧太后等類的「婁」，「晚唐的「閻黨」，石敬瑭的「兒子黨」等，它正是我們的老正人君子們所罵的「朋黨」，或「狐羆狗彘」了。我所了解的黨異，僅此種種，賈賈當黨黨人，未嘗以爲然否？

國民黨的任務是什麼？

滿清皇室的貪暴專橫，墮落腐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事，自鴉片戰爭以後，接踵而來，我皇帝子孫之大好河山，幾爲滿人所斷送；「寧贈異族，不給家奴」的臨終自供，滿清一代的忠實奴才，（會、胡、左、李……）假使死而有知，能不自愧於中？

總理生於廣州，目覩外人侵華之野蠻殘酷，又痛滿清皇室之禍國殃民；遂投身革命，不計危險，不過艱難，結合同志多人，手創三民主義的中國人民黨，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這一段光輝歷史，中國人民，本黨（國民黨）黨員，沒有不深切了解，而據以爲自豪者；尤其是老黨員們，率皆身歷其事，領受驚動，冒險起義，踏着無數先烈的血跡，前仆後繼，犧牲奮鬥，才由滿清的專制壓王手中，奪回了政權。

國民政府，乃本黨資格最老，地位最高的同志所組織者，那一位不是總理的忠實信徒呢？「以黨治國」，凡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建設、教育……，悉納之於「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統治之下；「黨權」高於一切，已爲本黨登峰造極之無上權威，誰還能不革命？誰還敢不革命？黨員遍於全國，革命普及四海，猶謂革命尙未成功！誰其信歟？

「黨權」是什麼？按經理的說法，黨應該是使壓迫人民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同時也就是被壓迫人民裏邊的先知先覺者，它的自身，也就是被壓迫者裏邊的一部份，而不是站在被壓迫者的頭上再壓迫被壓迫者。黨因為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所以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有了人民的擁護，才能發揮無上的權力——「黨權」，這就是說：黨如果脫離人民，不與人民謀切身的利益，不與人民同生死共患難，又變成人民的壓迫者、剝削者，則人民當然就不肯擁護，而且也不應該擁護；黨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仰和擁護，那末，「黨權」究在何處呢？

黨既為被壓迫人民裏邊的先知先覺者和領導組織者的核心機構，則黨員的品質，黨員的能力，當然就為全民民族裏邊最優秀最傑出者，才能為廣大人民所依賴所信仰所擁護；而本黨黨員，自實行「集體入黨」以後，更因官僚，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土匪黑幫，不問品質如何？一律收為黨員，破壞紀律，藉黨營私，綁架勒贖，無惡不作，目無法紀，橫行鄉里者，盡為國民黨員。把總理遺教所遺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一點革命精神，（由推翻滿清帝制到北伐）被這一批三教九流的黑幫黨員，糟蹋得一文不值，全部的革命史蹟，僅剩下一個「中山陵」；全部的三民主義，也僅剩下一個「總理紀念週」。真正的三民主義，渺無音訊；豈不是跟着總理「壽終正寢」，已被本黨的老同志們葬在「中山陵」裏邊了？不然，為何突然失蹤，不與世人見面了呢？

漢奸汪精衛，也說他是總理的唯一信徒，夾着狗尾巴「調陵」，戴着漢奸帽子大作「紀念週」，這樣一來便算是完成了三民主義的全部革命工作，也就算是總理的唯一信徒。這種無恥之舉，似太侮辱總理，吃苦三民主義。然我們所實行的真三民主義與汪精衛所假冒的偽三民主義，不同的點何在？老百姓還弄不清楚！

沒有理論，沒有羣衆的黨，能不能還算為一個革命的政黨？我們的黨國元老們，黨委員們，你們應該從洋樓裏邊爬出來一體，到農村裏去打聽打聽國民黨的行市，已經跌落到什麼價值？有沒有人擁護

「即或宿之，乃是爲自己升官發財而擁護，決不是爲三民主義的民主革命而擁護。你如果能在人民裏邊找出一個爲三民主義的民主革命而擁護者，那總還算是有一個黨派的國家政黨。說一句不恭維的話，國民黨在人民的心目中，早認爲是「拆白黨」，或「狐羆狗黨」了。這是多麼恥辱，多麼痛心的事啊？」

總理的忠實信徒們：不要以爲人民罵的不對，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國民黨執政以來，給予人民的是什麼？自己推倒滿清「帝制」，易之以「民國」，其意若曰：我們在最低限度，總要比滿清的皇帝好一些！今則何如？喪權辱國，有甚於滿清；屠殺壓迫，有甚於滿清；貪污腐化，有甚於滿清；不給人民政權，「民國」何解？不讓人民說話，「民主」何解？既不是「帝制」，又不是「民主」，「夾縫中奮鬥」，乃昔日汪精衛想當漢奸之唯一哲學，難道還能步其後塵嗎？

黨既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帝國主義者侵略，那末，黨就應該是民主的，平等的，不壓迫國內各民族，不侵略國外各民族，充分發揮民主自決的精神，革除野蠻專制的制度，集中全民族的意志，團結全民族的力量，用此以秉政，則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之大中華民族，誰能限制其獨立解放呢？今不此之圖，專恃外力支援，壓迫本國人民，拋棄革命之基本力量，反效沒落垂死之法西斯統治，此不待智者以爲愚，即愚者亦嗤其爲不智也。

「亡羊補牢」，尙未爲晚，假若否認自己是總理的忠實信徒，還承認三民主義是吾黨所選之革命建國的理論基礎；那末，就應該好好的從新檢討一下，國民黨的任務是什麼？

呼籲團結

我們犧牲抗戰，六年於茲，在曙光在望，勝利將屆的時候，忽然要發動內戰，破壞抗戰建國大業

，這除了直接幫助日本法西斯強盜，加速滅亡我國家民族以外，還有什麼理由？這種倒行逆施，違反總理遺教，叛賣國家民族的罪惡行爲，我想決不是本黨（國民黨）全體同志所同意者；不僅本黨同志不同意，即稍具民族意識的正義人士，豈能出此親痛仇快之舉？！這當然是暗通日寇汪逆的敵特漢奸，一包包圍當局，操縱指使，以途賣國求榮的無恥勾當；此種民族敗類，必爲本黨同志所不容，全國軍民所唾棄！

本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總理對三民主義的內容和革命的終極目的，都非常明確的加以充實與確定；他著名的「三大政策」和遺囑上所講的「欲達到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就是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和實質，由民族革命發展到民主革命的具體指示，國共兩黨，也就在總理的英明領導之下，團結一致，發動了轟轟烈烈的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

總理逝世後，國共分裂，連年內戰，把國家元氣，摧殘殆盡，民生凋敝，國事日非，因此，才引起日寇大舉侵華的野心，演成今日之慘劇。

「七七」事變後，還有不少人士，因循敷衍，依附着苟且偷安的心理，既無充分準備，又乏抗戰決心，倉卒應戰，能不失地喪師者乎？豈北首先淪陷，京滬武漢，相繼失守，終至皖粵閩桂，亦告不保，人心惶惶，舉國沸騰，亡國滅種之危機，有史以來，未有甚於當時者也。幸國共兩黨，有鑒於國家垂危，重新合作，全國軍民，團結一致，奮起抗戰，以血肉之軀，抵抗機械化之現代武器，正面敵後，展開殘酷搏鬥，平型關一役，首挫敵鋒，百團大戰，榮殲頑寇，台兒莊全勝，長沙三捷，轉危爲安，化屍爲祥，治外法權之廢除，國際地位之驟增，是皆國共兩黨之合作，實行三民主義，團結全國軍民，堅決抗戰之偉大史蹟；有識之士，咸認中華民族之獨立解放，端賴此一戰也。

歷史證明，國共合作，國內團結，便可戰勝任何敵人；國共分裂，國內不團結，便可招致亡國慘

●就是說：團結則存，分裂則亡，總理諄諄誥誡：「喚起民眾，團結奮鬥，乃革命成功之唯一手段」●本黨同志，當能一本斯旨，不為當時漢奸所利用，反對分裂內戰，為民族爭生存，為子孫謀福利。

●閱憶十年內戰，不僅把北伐碩果，摧殘無餘，而且引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舉入寇，殷鑑不遠，豈可復案？況今日之中國，形勢危急，遠非北伐時之中國所可比擬，稍一不慎，滅亡立待。進而言之，總理手創三民主義，釐訂「三大政策」，確為復興中國之基本方針；惜本黨同志，自執政以來，並未見諸實施，官吏則橫徵暴斂，貪污腐化，政治則獨裁壟斷，藉黨營私，奸商則囤積居奇，肆意肥己，軍閥專制，特務橫行，抓兵派款無虛日，屠殺討伐無寧歲，老弱則呻吟在「屎圍」的大招牌之下，青年則囚禁在「革命」的集中營之中，死亡載道，民怨沸騰，官逼民變，蔓延大後方各省，三民主義之本質，三大政策之精神，固如是乎？總理謂喚起民眾者，固如是乎？

●一個革命政黨，如果脫離羣衆，專恃武力，那就與封建軍閥，絲毫沒有區別。武力果能統一，吳佩孚，早已成功，不待今日再演；遠的不講，請看德意日法西斯匪寇，兇殘萬丈，橫行歐亞，曾幾何時？死亡已到臨頭。而沒落破產，專靠外債生活的中國，還能有多大的成就呢？我以為儘可不必要！假若有人非藉武力發動內戰不可，那是自找倒楣！日寇進攻於外，人民反對於內，僅存的川陝雲貴，將要不保，統一從何談起？還是平心靜氣，坐在沙發上好好的想一想，先不開理由如何？就以力量而論，連剿共帶抗日，有此能力乎？只剩共不抗日，有此革命乎？亡國固然事小，但當心自己的嬌妻美妾，權台殿閣，銀行存款，優越地位，偉人尊稱，恐要被自己發動的內戰所粉碎。相反的，中國革命力量，不但不能消滅，反而更要擴大；真理只有一個，誰尊奉總理遺教，不違反三民主義，不肯叛民族利益，厲行民主政治，團結廣大人民，堅持抗戰建國綱領，誰就會得到最後勝利。武力要消滅革命是妄想，日寇要滅亡中國，也是妄想，統撥內戰的漢奸敵特，只龍加重中國人民的災難，決不能逆轉歷史進化的車輪。

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後，它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自願放棄土地革命，改編紅軍，重新與本黨擁護合作，担任全國最前綫的抗日戰爭；它團結敵後廣大人民，創造抗日根據地，建立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權，執行抗戰建國綱領，減租減息法令，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領導建國，艱苦奮鬥，六年如一日，假如沒有八路軍和第四軍，深入敵後，牽掣大寇敵軍，則我僅存政權，能否確保，尙未可必。

陝甘寧邊區，本爲本黨所承認，令其試行民主政治者，他們刻苦自勵，築堤壅壑，力求生產，改善民生，爲國家積蓄一分力量，也不算「罪大惡極」，爲什麼一定要置大敵於不顧，撤除河防部隊，包圍進攻呢？難道共產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還不及汪精衛所叫囂的偽三民主義價值嗎？若謂割據自封，破壞統一，則日寇所佔的半個中國，以及汪精衛，王克敏輩之漢奸政府，又當如何作解？不是把宣統皇帝的傀儡政權和漢奸汪精衛等的奴才政權都算是我國民政府的統一政權呢？我想人類決無此滑稽之事。

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六年，無一人率部投敵者，而本黨所領導的堂堂國軍，竟有三十餘將領之率部投敵；然功罪未見賞罰，曲直不申明令，一意孤行，法紀蕩然，以私慾爲法理，以國家爲兒戲，吳開先、張濬非等敵特漢奸，竟任鑿據要職，替法西斯匪寇，明目張膽，宣傳投降，挑撥內戰，而我政府不但未加制止，反在言論機關幫其鼓吹，日寇廣播於東京，我則宣傳於重慶，東俯西應，敵我不分，究竟是抗日？還是降日？是革命？還是漢奸？是實令人大惑不解者也。

總之，抗戰要勝利，建國要成功，不死心塌地的想當亡國奴，那就不要配合日寇汪逆，發動內戰。不僅此也，還得認真執行總理的「三大政策」，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聯合國共兩黨，團結全國人民，掃除敵特漢奸，重整抗日陣營，命令討伐漢奸汪精衛、王克敏、齊燮元以及投敵各將領，繼續堅持抗戰建國大業。必如此，才能把中華民族從日本法西斯強盜的鐵蹄下解放出來！

最後，我呼籲本黨同志，全國同胞，團結起來，爲主持正義，反對內戰，堅持抗戰，挽救危亡，貫徹總理遺教而奮鬥到底！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主人不高興了

中國的革命而不革命者，說通俗些，就是口頭上革命，實際上反革命者；自受英美的備儲以後，上工的頭一天，就來了個寧漢分家，大舉清共；接着幹了耀武揚威的十年內戰，深蒙主子嘉獎，由小工而升到工頭。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還跟着主子的屁股後邊，小聲小氣的來了個對日宣戰；端着蘇聯的機關槍，躲在抗日的招牌後邊，忽而同共產黨聯準，忽而同日本人聯準，又回頭望望主人，到底叫奴才打誰？

奴才們本着往日得寵的習慣，揣摸着主人的意思，擬具了一個剿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折中辦法，滿以爲既不違背本身職務，又可符合宣戰旨趣，兩不偏廢，多麼可人？孰知賢愚不共謀，人畜不同智，「狗仗人勢」，終久總有咬錯的一天！

英美原是反蘇反共的，但在德意日法西斯強盜威脅到他們國家生存的時候，他就立刻放棄反蘇反共的成見，聯合社會主義的蘇聯，共同反對人類公敵——德意日法西斯蒂了。這種遠大眼光，果敢行動，權衡輕重，辨別真偽，爲人類的民主自由（見大西洋憲章）而運用的政治手腕，奴才們那能知其「真」呢？果然在準備大規模剿共，而不打算抗日的時候，惹得主人們都不高興了。

據一九四二年十月，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答美共書記白勞德備忘錄，正式聲明反對中國內戰。其言有曰：「中國一切內戰挑撥者的行爲，不但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不符合各同盟國的利益」；只有法西斯國家是歡迎的」。這是男主人的表示，還有女主人更罵得具體，請看美國著名的女作家賽珍珠的一段評論吧！

「中國軍隊已在腐化，對敵人（日本）抗戰已趨微弱，中國政府並可能墮入親日派之手；中國人民，中國青年與知識界，曾在中國救亡運動中大顯其英雄的身手，何以現在都沉默下來，不講話了呢？中國政府的高壓者，比以前更高壓了。重慶是一個自由言論一天一天更少的地方！要想自由的人們，都跑到別處去了。向中國人民指出近代民主主義的方向是孫中山，不讓孫中山夫人講話是什麼呢？因人民是相信她的」。她又嚇唬着說：

「中國人民現已要求美國的援助，應直接交由中國人民之手，用於中國人民之身，而不應用以資助某一黨派集團；因為將來負責償還這筆債款的，顯然不是這些少數人，而是中國人民全體」。

又在撤除河防部隊，包圍陝甘寧邊區的時候，我們的外長宋子文先生，到了英國，然未受到任何人的歡迎。據說：因為中國政府反自由主義，英國人是不同情的。

好乖乖，這可真糟，中國人民不高興，那邊不大要緊，自己已有幾百萬軍隊，請可大殺一陣，教他知道知道本奴才的厲害。現在主人不高興，這可是天大的事情，假若領不到工資，則所有統轄的小工們，將要因無錢而星散；「泥菩薩過河」，吾神保不住吾身，還談什麼剿共呢？趕快，密令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壞蛋們，立——定。

面子

戴高帽子，灌迷湯，是人對人極不忠厚的一樁事情，但人却最喜歡接受這一些帶毒素的恭維。

「息事寧人」，如果誰做了損人利己的缺德事，只要事不己，人總不肯當面揭出來。間或有幾爽快人，常說：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吧，但這亮話，若要仔細研究一下，還是打了折扣的。

自古及今，人對人表面上總是客客氣氣，再加上「官官相為」，互相吹噓的一套處世哲學，便把許多騙人作惡、剝削詐取的虛偽行為，都包在無形中湮沒了。

法國派遣了黃種考察團，帶着爬山汽車，在中國境內，肆行無忌的亂調查，這是對待殖民地的侵略勾當；但中國政府，却美其名曰：「中法學術考察團」。把不抵抗，叫做誘敵深入；承認日寇在華北的特殊地位，叫做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當漢奸，叫做曲綫救國；打敗仗，叫做轉移陣地；圈定私人走狗，叫做觀察委員；拿自己的姑娘或姨太太運動差事，叫做連絡感情；明知是那麽一回事，所以必須如此稱呼者，「面子」而已。

日寇進攻山海關時，閻錫山、張學良兩將軍，聯名通電，聲明誓死抵抗，決不退讓一步，但暗中却命令守軍何柱國旅，迅速撤退。

山海關失守了，日寇又進攻熱河，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趕到熱河視察，在當地軍民的歡迎會上，慷慨激昂，宣示中央意旨：「諸君只管打，中央必為後盾，諸君打到天上，子文跟到天上，諸君打到海裏，子文跟到海裏」。但砲聲一響，子文却溜之乎也。

熱河失守了，抗日軍民死了一大堆，中央不但沒有「必為後盾」，而且還把熱河抗了日的軍隊，

，機械遣散了。這些事件，人都不肯在請公的當面談論者，「面子」而已。

達官顯宦，都在合法的康潔政府裏，或與人民同甘苦的革命軍隊裏，弄了不少的洋錢，到處起洋樓，到處娶姨太太，到處設公館。公館門上，必須懸掛「德高望重」！「品學兼優」！或什麼「國」？什麼「廬」？什麼「村」的金字匾額，表示不僅是好人，而且還清高得很。匾額上必須題着名人，或親的一大串名字，證明良善無訛，其所以如此裝璜者，「面子」而已。

熱了出汗，冷了打顫，喫多了不消化，此乃勢之必然，理之固然，一個人設了那麼多的公館，討了那麼多的小老婆，自然不能兼顧。雖說是吃了一肚皮海狗腎，畢竟時間有限，未免仍有顧此失彼之慨。「飯飽思淫慾」，是古聖先賢之明訓，那些姨太太們，喫飽了無事可做，便根據這一明訓，塗上大紅粉唇，穿上時髦服裝，電影院，跳舞場，公園，戲院，到處活動，名之曰：「交際」。遇見漂亮的青年小伙子，就把小指尖塞在口角裏，歪着脖子，飛眼兒吊膀，露骨勾搭。如不幸被花柳病害死了，只要有錢有勢，保管來個貞節牌坊，或來個國葬，作諱詞，鑄碑文，留芳百世，都是不成問題的。難道管那些閑事呢？敷衍「面子」，應酬故事，作官的仍舊作官，挨餓的仍舊挨餓，窮人不敢反抗，社會無法改良，都是怕傷了統治者的「面子」。

聽說：現在有什麼邪說異黨，對作官人不大講「面子」，所以我們的政府，雷厲風行，頒發了二個處置異黨活動的辦法，提出了「四德八德」的國粹，力挽「面子」之「面子」了。

一把新刀，一個人物

黨務政務委員會的後台老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預演的節目，是漢奸殷汝耕的冀東政權；當時

冀察東所不同者，僅城門上沒有日本的憲兵，各機關沒有日本顧問而已。但所有軍政機關的負責者，如不經過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意，那就根本不能任職。

張允榮是河北省政府的委員，兼全省保安處長，民、財、教、建各廳的一切事務，亦皆由他主持，實際上執行着省府主席的職權，不過還由宋哲元掛着主席的空名罷了。

張允榮是西北軍裏邊最能幹、最革命的一個，是馮玉祥總司令最倚重，最得力的一個。宋哲元、馮治安、張自忠等，都是他的後輩，他跟隨着馮玉祥總司令到過蘇聯，他知道馮（克思）列（寧）主義，他會說否定的否定，他有左右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權力。這樣一個了不起的革命人物，如何能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導演的傀儡政府裏，會有那麼大的權力呢？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之初，在一個冬天的夜裏，遇見當時的要人們，都聚集在前門外瑞蚨祥兩姑、馬將、牌九、大烟燈、妓女、把一個五間大的客廳，擁擠得滿滿當當。賭客們呼玄喊四，加雜着姑娘們的鶯鶯燕語，正在熱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張允榮和張璧也從外邊走進來了。

「嗚！二爺！」翠蓮班的紅霞，騾過來，抱着張允榮的脖子，把她的身體懸掛起來，並把兩隻小腿，向後擡起。

「哦，這孩子，不要鬧，不要鬧」，張允榮一邊說着，一邊把腿踢下去，慢慢的放下了紅霞。

張璧已經躺在床上了，接連不斷的吸開了大烟。

張允榮順便坐在床沿上，對瑞蚨祥的經理說：「你給我再打一把斫刀，要多加鋼，越快越好。我這一次到冀中視察了一回，把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共產黨，一共殺了九十個；我預備再殺十個，就湊够二百零數。但上次打的那幾把斫刀，已經不好用了，這一把要在五天內打成，不要就誤」。

張璧從嘴裏抽出大烟槍，慢騰騰的對着張允榮說：「老托的學說，在目前還是個極需裏的東西

呢。」

這兩句談天，却暴露了張允榮的祕密，他原來是個精明幹練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無怪日本帝國守
護者，對他那樣倚重哩！

北平淪陷了三年以後，張允榮仍然住在北平，聯合齊燮元等，替日寇組織漢奸政權。而馮玉祥總司令，還在重慶廣播演說：「張允榮雖在北平，但他是我的張慶餘，（冀東反正的偽軍首領）將來會有驚天的成績，給全國人民表現的」。好像張允榮留在北平，是早有計劃，預伏着十萬神兵，到時候把日本強盜，殺個雞犬不留似的。聽衆們也都神往着北平，對張允榮寄託了無限的希望。所以到一九四零年，張允榮回到重慶的時候，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最高領袖嘉許，程潛司令長官贊成，馮玉祥總司令設宴洗塵；並在「總理紀念週」上發表演說，表示了驚天的成績。

「能者多勞」，自然席不暇暖，又急速返回河北，指揮鹿鍾麟，朱懷冰等，大舉進攻敵後抗戰的八路軍去了。

賀劉伯承師長五十整壽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爲十八集團軍一二九師劉伯承師長的五十整壽。他是中國著名的軍事家和革命家，晉冀魯豫邊區的保衛者和敵後抗日民主政權的創始者。壽世壽人，功德無量，大家張羅着給他祝賀，這是十分應該的；但是在這戰爭的環境中，要送一個像樣的壽禮，却是一件大大的難事。不要說錦屏繡帳，山珍海味，就連極尋常的點心水果都沒有，到時候搗一下手，坐下就喫飯，亦無不可，不過對自己崇拜的一個革命者，這樣單調的慶祝，好像還有點過意不去似的，想來想去，只好

效法文人雅士，飄揚句帶酸氣的山歌，聊申衷心的賀章。

學貫中西主義堅，才兼文武智勇全。

金剛爛碎菩薩志，鐵血精神鶴松年。

馳騁疆場伸素願，砥柱中流挽狂瀾。

立馬橫槍太行上，抗敵建國創民權。

欣逢五秩齊舉觴，笑看兩年燦爛好。

千萬工農慶師長，全軍將領賀壽仙。

功勳遠比華密頓，革命近權孫中山。

大同世界歸一統，將軍福壽滿人間。

紀念「七七」(一九四三年)

——江城子——

遍地煙硝籠神州，爲國憂！情難收，猶記當年，曾爲守軍籌。(力謀二十九軍抗戰)慶溝橋畔七
七事，驚天地，鬼神愁！正義不爲盜賊留，被頑酋，憂時休，飄蕩解放旌旗太行頭。便傾江河從天降
，洗不盡，民族仇！

「七七」事變中的北平景象

北平是中國幾百年來的首都，也是文化的中心。那種雍容大雅，不慌不忙，到處聽見「勞葛」

「的客氣聲調，確與各大商埠的急急忙忙，不顧一切，專和洋錢拚命的神氣，有點兒不同。」
住居北平的人們，除過討飯的以外，連洋車夫以及一切苦力們，每天都有各人的一點點享受。「大着炒肝兒，兩大枚燒酒，或五大枚大飯館剩下的雜和菜，那裏邊混合着山珍海味，雞鴨鮮筍，都是極可口極便宜的食品；窮鄉僻壤的喫糠的老財們，恐怕一生都嚐不到那樣的美味吧！」

幾百萬人口的北平，被有錢有閑的大人先生們，更迭盤據着喫、穿、嫖、賭、玩兒樂；錢用完的走了，刮上地皮的又來了，新陳代謝，繼續不斷，永遠融融和和，一團和氣的繁榮着。公園、飯店、戲院、八大胡同、樂子館，……總是車水馬龍，人山人海的擁擠得不可開交。誰都沒有工夫再想一下，這樣和平的生活，還會有什麼變化？

自八國聯軍入京以後，不管誰當總統或執政，主席，向來都沒有影響到娛樂場所的營業！

「七七」事變後，廣溝橋的砲聲，雖在繼續的響着，但北平城內的熱鬧，還和往日一樣，並沒有顯出絲毫的不同來。直到日寇進攻南苑，一隊一隊的飛機，在北平市的上空，繼續不斷的偵察時，大街小巷的人們，這才豎起耳朵，聽着城外的砲聲，躲在房簷底下，或大門道裏，街牆底下，把屁股緊貼着牆根，伸長着脖子，仔細的研究那飛機上吊的炸彈，是不是就要放下來。

各交通路口，堆起半人高的砂包；警察、憲兵，都全副武裝，橫持着上着刺刀的來福槍，砂包後邊架着機關槍，慌忙，緊張，要鎮靜，又不鎮靜，踏着比尋常大的步伐，不斷的打罵着來往的洋車夫，不准他們通過，好像洋車夫全是日寇派出來的奸細似的。忽而戒嚴，忽而解嚴，忽而撤除砂包，忽而趕緊堆起。市民們三五成羣，紛紛揣測，有的說：「宋哲元已經和日本人講和了」。有的說：「宋哲元是抗日將軍，決不會和日本小鬼講和」。然到底怎樣？誰都不能十分明白。但事情業已鬧開了，不打便和；那總是肯定的兩條路了。滿城風雨，人都帶着極不寧靜的神情，私自計劃着怎樣應付突然發生的危險事件？有錢的人，都在東交民巷定了房間，存好了東西。

「噠，噠，噠，……」，日寇的飛機，飛的和城牆一樣高，往返偵察。嚇的小孩子們拿兩隻小手，蒙着耳朵，靠在大人的腿上，用驚慌的眼睛，定定的瞅着窗戶的外邊。女人們不斷的舐着自己的乾嘴。

「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日寇的大砲機關槍，向着雨苑的營房，不停的在轟擊。

佟麟閣，趙登禹，兩位師長及許多軍官兵士，都被打死了。事情越來越嚴重，兵士們準着不准抵抗的絕對命令，聚集在營房裏，抱着槍，咬着牙，硬着頭皮挨打。

「喂，班長，爲什麼不准開槍？他媽的，日本人跑到中國來打中國人，還有什麼理可講？我們拿槍要一聲不響的讓敵人打死了，那太冤呀！」上等兵強得勝，義憤填胸的要求着開槍。

「唔，不行呀！誰開槍就要槍斃誰，你沒有聽見營長說嗎？還是他媽的什麼政治問題？教咱們當兵的根本不要問；就是問，也是永遠不會明白的。」

「哼，政治？聽着吧！反正咱們的這個破爛國家，遲早讓他們政治完了拉倒。」班長歎息着說。宋哲元假裝鎮靜，每天還和朋友们打八圈馬將，談談笑話，如無其事的一樣。

張允榮却聯合着日本的特務，中國的漢奸，興高采烈的晝夜活動，談判着投降的條件。然談判到最後的結果是：日本要二十九軍（宋哲元全部）無條件繳械遣散，不得在河北省逗留。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忽然由各報館發出「號外」，用大字登載着我軍攻克廊坊，收復冀東，日寇已向山海關外撤退云云。

一時人心大定，主動派大發議論，贊成二十九軍的頑強，大刀隊的勇敢，怎樣衝鋒陷陣？怎樣殺得日本兵跪在野地裏叫爸爸？說得有聲有色，有憑有據，千真萬確；並且自己是和剛由前線上回來的官兵親自談過話的，日寇確是已向山海關外逃跑了。

當天下午八點鐘的時候，宋哲元不動聲色，偷偷的率領着幾個親信人員，逃回保定去了。城外的軍隊，也在同一時間，向保定方面撤退。

夜十二點鐘過了，全城的人們，多在蘇利愉快的情緒下入了睡鄉。警察、憲兵，却都暗暗的換上便衣，各自逃散了。

張自忠帶着阮玄武的一族，還想和日寇種種妥協，商訂投降條件，但僅鬼混了兩三天，就被日寇欺騙，擄走了。這是七七事變中的一點雜碎，寫下來，作為生活上的一個小小經驗。

哭

物生的嬰兒，呱呱一聲，張着沒牙齒的嘴，捏着小拳頭，好像裝着一肚皮委屈，愁眉苦眼的一股勁兒「哭」；其實並沒有多少複雜問題，只是爲着哭奶，如把乳頭往他的嘴裏一塞，便立刻滿足了他全部要求。

人都是由嬰兒長大的，大概在那時候，誰都沒有什麼利害思想，政治陰謀，禮教觀念……

「人之初，性本善」，除過荀子不贊成以外，人都認爲說得頂對。至於「性相近，習相遠」，究竟遠多少？那就大概要以習的程度爲限了。有出過洋的博士，有沒進過縣城的鄉下老，有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有連燕子都不忍殘害的善士，有囤積居奇的好商，有忍飢施捨的良民，有獨裁專制的軍閥，有自由平等的民主。約而言之，習之相遠，有如此者。不說富貴窮通，單從「哭」說起，便包含着許多不同的意義。「人不傷心不落淚」，可見「哭」總在極傷心的時候。但因為「習相遠」，所以「哭」也就不一定是傷心了。

聖人云：「臨喪不衰，吾何以觀之哉。」又云：「民有喪，匍匐救之。」不管傷心不傷心，要照這規矩做起來，那便是遇見誰家死了人，你就必須由村子外邊，痛哭流涕的一直爬到靈堂裏去，這才不失爲聖人之道。

竹林七賢的院類，他老先生的禮節，更是難能可貴。最奇彩的一手是：遇見不喜歡的人，便把黑眼珠往後一翻，用白眼相視，表示根本沒看見。出門游玩，遇見路不通時，便大哭而回。這都是聖賢教化世人之儀節，並非「老虎掛念珠」，假慈悲。直如現在，婦女們遇有親屬喪期，騎着毛驢，或坐着小推車，有板有眼，有腔有調的一路哭唱着，豈非聖賢之遺教呼？今則已矣，世道愈衰，人心不古，「哭」之一道，大有出乎古聖先賢之所逆料者也。

聖賢教人「哭」，已經虛偽得可觀，但還不及今人之甚。君不見？軍閥身穿孝衫，頭戴跪冠，手拿哭喪棒，嘩淘大「哭」，給戰死的士兵掃墓，爲的是慰扣軍餉，打內戰，刮地皮，財閥對着存款單，「哭」，爲的是洋樓被炸，法幣貶值。大學教授「哭」，爲的是不能生活。大學校的男生單獨「哭」，女生集體「哭」，爲的是不加入三青团，就不能求學。閩人的姨太太「哭」，爲的是頭髮沒燙好，衣服沒縫對，或情人離別。國民黨員哭總理，爲的是中央委員。妓女哭嫖客，爲的是洋錢。老百姓哭天，爲的是有冤沒處申。這年頭，除沒飯喫的人以外，多半是貓哭老鼠的。

民國三十餘年了，白骨盈野，山河變色，民將不民，國將不國，然猶不能和衷共濟，團結禦侮。言念及此，能不同聲一「哭」。

父子關係（一）

一九四三年五月，因爲反掃蕩戰爭，跑到一個山溝裏邊，遇見父子二人的對話，引到我對社會關

度，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故特記之如下。

「哼，新褲子穿上了？真美！穿的那樣自然。」青年對老頭開着玩笑，這樣挖苦了幾句。

「你不是還穿着破棉褲麼？」老頭往土坑上一抽，一邊反問了一句。

「自然哪，你怎麼不穿破棉褲呢？你大概是嫌太熱天穿上破棉褲是不舒服，對嗎？哼，真美極了，」青年還是對老頭用極鄙視的態度在質問。

當時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老頭有四十餘歲，青年有十八、九歲，年齡相差甚遠，似乎不該那樣開玩笑，我就問青年人，這位是你的什麼人？

「是我的父親！」青年答。

「唔，你對你的父親那樣不客氣？」我問。

「他不是個好老頭，是個頂壞的傢伙！他把所有的家業都吸上大烟了，我母親連癮帶癮的氣死了，我在家裏沒得喫，跑出來給人家受苦，現在還穿着破棉褲，縫了一條新褲子，他先穿上了，哼，那簡直壞透了。」青年憤憤的給我說了這麼一段。

「沒有我這樣老頭，那有你這好兒子？」老頭滿不在乎的說了這麼兩句，並沒有一點生氣的樣子。

「你隨便罵你父親，你還敢打不？」我問青年。

「哼，時候沒到，吸煙人什麼壞事都幹，他要當了漢奸，你看我敢打他不。」青年一邊答，一邊擡着拳頭向他父親比了個要打的姿勢。

呀！封建社會的「唯心」哲學——禮教，却被這個壞老頭吸光了。這使我聯想到社會制度，人與人的關係，究竟建築在什麼上邊？禮教不及一條褲子，乃是眼前的事實，到底應該如何？才合乎聖人道！遠在戰國時代，韓非子曾認為抽象的道德倫理，君臣、父子、夫婦等關係，都是物質交換的利

啓關係。證諸今日之「唯物」哲學，當是千真萬確的人生真理。沒有飯吃，那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可見物質支配精神，無或疑焉。

父子關係 (二)

時代的進化，劃開了老少觀念的不同和新舊意識的分野。青年人一方面受了封建餘毒的毒害，專制政治的壓迫，一方面又接觸了時代潮流的激蕩，革命運動的刺激，對現社會的黑暗政治以及貪污腐化的墮落行爲，咸抱着不平等心理和厭惡態度；那種天真純潔的心胸，充滿朝氣的體魄，勇敢戰鬥的精神，奔騰澎湃，猶如江河之水，湍可一洗社會上的污濁。

老年人並非完全不了解青年人的這種心理，社會上的黑暗不平，他身經目覩，比之青年人更認識得清楚。但他以爲青年人簡單，幼稚，不懂世情，不瞭解人事的複雜，任性亂碰，非撞出亂子不可。所以以溺愛兒女的心情，保守着自己的妻子財產，忍辱負重，苟且偷安，不到萬不得已，決不因公廢私；惟恐自己的兒女不守本分，好問國家大事，便憑藉着家長地位，以老資老，滿不在乎的對兒女採取了強迫命令的方式，限制其在社會上的一切活動。因此，父母與兒女之間，便形成了彼此不能說的一層隔膜；終至貌合神離，互相欺騙，關係上是父子，政治上已變成了敵人。此種不正常的悲慘現象，爲父爲子者，豈皆出自平心乎？

現在的老年人談起青年人，大半總是搖頭嘆氣，怪世道不古，青年人都變壞了，不肯聽老年人管教，還成什麼體統？

青年人談起老年人，文明一點的，還搖搖頭，笑而不言；有些粗率的，便直截了當，呼之爲老頑

固、落後、腐敗，言下之意，大有老子不堪這處的神氣。
今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處此苦悶的矛盾深淵而不自拔者，不知凡幾許矣？

併戶

豫西豫北一帶，多有著名惡霸，收買無賴，殺人斃貨，廣行鄉里，無敢問者。鄰家如有財產，或稍具姿色的婦女，便將主人打死，霸佔其所有財產和妻女，謂之「併戶」。

竈叔叔和小軍閥

王家舍的一個農民，當了鄉約之後，自己以為官職不小，無論如何總在一鄉人之上了。農民們把姓神稱姓爺，我現在既為一鄉之約，豈能也稱姓爺嗎？他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認真的討論了一通之後，認為：如果仍稱姓爺，便是自貶鄉約的身份；並且他的神小，恐怕也担当不起，就決定稱他為姓叔叔吧。

老綏軍的一個旅長XX，得到武漢政府將要給他編軍的消息以後，即刻下了一道手諭，着金旅官長緊急集合，聽候訓話。大家以為有了什麼軍事行動，都很緊張的集合起來等着訓話。及到旅長步入集合場，由指揮官喊了敬禮的口令時，他與眾的幾乎喘不上氣來；他把胸脯挺的比往日特別高，嘴唇閉得頂緊，張大着鼻孔，使勁的拉長了呼吸，邁着方步，好像戲台上的大花臉走台步似的，慢慢的戴

到集合場的中心；站穩之後，把右手伸直，從右前方往右邊劃了一個半圈，同時還說了個稍——息。這又從新把胸脯往高來挺了兩挺，並把兩隻手往後邊一背，然後才開始講話：「本軍長帶兵以來，對國家，對人民，功勞不小；本軍長現在雖不能算個大軍，總算得上個小軍閥了。你們要跟着本軍長好好的幹，將來陞官發財的機會多得很，……完結。」

講完之後，把右手往前胸低低的一揚，就作為給部隊還的簡單手禮；又一個向後轉，背起雙手，仍然做着大花臉的步伐，慢慢的踱出集合場去了。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訓話，把全旅官兵，開的莫名其妙，糊裏糊塗，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些年長的有經驗的老官兵們說：「旅長的態度失常，恐怕是不祥之兆。」有的說：「旅長有了神經病了。」一時本軍長，小軍閥的名詞，成了全旅的話柄；兵士們背過官長，都學着旅長講話的姿勢，本軍長，小軍閥的亂開玩笑。

中國官吏，其無知無識，妄自尊大，不安本份，竟有如此之甚者。嗚呼，哀哉！

兵辨

「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這是我們中國人最普通的兩句比喻。但仔細想一下，也不盡然；雖痞流氓，固然不是好人，然有些是因爲政治改良而破產的農民，有些是因爲待遇改善而失業的工人，要說他們都不是好人，未免太寬！

軍人以服從爲天職，凡是當過兩天兵，懶得立正稍息的老繃們，沒有不知道這一訓誡的。如果違抗命令，便有被槍斃的危險，打屁股，罰跪，那還是特別恩典呢？所以殺人放火，攻城掠地，都是各人奉行着各人的命令，對與不對，與當兵的有何相干？

這年頭，英雄太多，主張各異，到處都在打仗，到處都在討伐。這年的不說，就從民國說起，著名的大戰，有直奉戰爭，直皖戰爭，北伐戰爭，討逆戰爭，護黨戰爭，剿赤戰爭，主張公道的戰爭，反對高壓實上鑲鑽石的戰爭，各省主席督辦的保護安民戰爭。大家都是忠心耿耿，愛國愛民，彼此都對，不打不行。打了三十餘年，惹得日本帝國主義者眼紅，也來加入戰團，這又添了一個抗日戰爭。在這連年不斷的許多戰爭中，人民的死亡，農村的破產，兵士的犧牲，飢餓，流離，失蹤，雖沒有統計過確實數目，大約多少總有幾個？要說這都是當兵的不好，鬧出這樣大的亂子，恐怕沒有人信！

照例，軍隊應該是保衛國民的，但這真蠢話，現在是資本主義時代，凡事總以發財致富為原則，不能像甘地一樣，動輒不喫飯，不合作，窮骨頭撐的那樣硬，有什麼用處呢？有人說：「人的本領大小，要以洋錢多寡為標準。」的確，希特勒進攻蘇聯，而沒有進攻美國，可見羅斯福的本領就比斯大林的大！

當兵的受了軍閥的欺騙教育，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的給軍閥當了商品，當軍閥們有利可圖的時候，他就給你一道命令，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絕對服從，不准違抗。拿着機槍，大砲，架着飛機坦克，拚命衝殺，互相廝搏，勝利之後，軍閥們翹起一個大姆指，獎勵上兩句，當兵的就心滿意足，一無所求了。至於為什麼打仗？「軍人不予政」，自然不會明白，也不准明白。然許多漂亮洋樓，摩登姨太太，坐飛機的洋狗，流錢型的汽車，外國銀行的存款，却都是由這屠場上賺來的紅利，這和要狗熊沒有絲毫區別！狗熊按照訓練的規矩，服從着主人的命令，到時候就得來一套。然主人却得了許多法幣，什麼原因？狗熊自然不明白，也不能明白。歸根到底，不管帶兵、作官、經商、要狗熊、唱泥頭戲、販毒品、開妓院……，老闆總得賺錢；異趣同旨，所謂治國平天下者，不過是爭洋錢之多寡而已。

「勝者王侯敗者賊」，封建社會的全部歷史，就是王侯與賊打交道的部門爭史。當兵的在這門

爭史中，僅僅是在名稱上有官兵土匪之區別，而實質上則依然故我，有何尊卑貴賤之不同呢？「爲仁不富」，這却是一句實話。凡是資木家，總是剝削者；自古及今，都是軍官剝削當兵的軍餉，而當兵的也沒有剝削過軍官的軍餉。可見剝削榨取，禍國殃民，富而不仁者，全是軍官，而不是兵士！我們遣責禮義之邦，把無衣無食，不能生活的貧苦壯丁，在飢寒交迫的死亡綫上，不得已而給軍閥當了砲灰的兵士，何得謂之爲壞人乎？

兩面像片、兩件壞事、一點魔術、三個把戲

太原閻錫山總司令的會客廳裏，掛着一塊二三尺大的鏡框，一面鑲着孫中山遺像，一面鑲着張霖遺像。會見中央來賓時，外面便是孫中山遺像；會見奉系來賓時，便把張作霖遺像翻到外面。這作官人的一點小魔術，其中涵義，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直奉戰爭時，閻總司令以擁護曹理總統的正統立場，竭力幫助曹、吳（佩孚）以餉彈，並陳兵娘子關，表示協同動作。及曹吳軍在京東被國民軍擊潰時，他却出兵石家莊，截擊曹吳的後路，說是對國民軍作有力的配合。

國民軍勝利後，捧出段祺瑞當執政，任命國民二軍軍長胡景翼爲河南督辦，閻總司令以同盟者的立場，幫助胡以糧款。但却暗助陝督劉鎮華以械彈，促其攻胡。又陳兵風陵渡，攔車鎮一帶，對胡說要胡，對劉說援劉，雙方派代表，雙方助着物資，「坐山觀虎鬥」，總有死老虎可打。果然劉鎮華被胡景翼擊潰時，他就在風陵渡截擊劉鎮華的潰軍了。

孫殿英軍進攻寧夏時，閻總司令大助其餉彈，並在包頭綏遠一帶，集結部隊，說必要時，還可用

實力援助。但孫軍攻不克夏的時候，他却先把孫殿英請到太原，扣押起來，然後包圍部隊，勒令歸降，且向夏軍主席馬鴻逵，大大的居了一功；教他子孫萬世，不要忘記這解圍之大德！

閻錫山之所以能在山西長治久安者，就是：和任何人都做朋友，和任何人在失敗時都不朋友。這一團一成不變的妙訣，總其終始，約有四端。一曰：「口是心非」；二曰：「欺軟怕硬」；三曰：「錦上添花」；四曰：「落井下石」；這其間之微妙運用，便名之曰：「政治手腕」。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據閻總司令自己說：「生平只作壞了兩件事！」

第一件是：和汪精衛弄了一次擴大會議，鬧的丟盔掉甲，不得不棄職（父）命權歸田。
第二件是：抗戰後，利用進步口號，組織聯盟會，決死隊，鬧的搭賠夫人又折兵，猶如啞子喫黃鹽，有苦不能說，這簡直是抬着棺材抗戰，其愚不可及也。

人與禽獸

萬物秉陰陽之氣以繁殖，社會以萬物繁殖而進化，大至駝象，小至虱蚤，一到春情發動，不是飛眼兒吊膀，便是老實不客氣的不老實。蒼松翠柏，閑花野草，也都有雌雄交合的自然性能；人為萬物之靈，當然比其他動物更要來得動些。皇帝有三宮六院，士大夫有三房六妾，老百姓雖沒有那樣排場，但也在隔壁鄰家，偷偷摸摸的亂揩油。正人君子，老成碩望，通常總是講究「四維八德」，糾正風俗的人物，間或和自己的兒媳婦同居一下，好像不大傷事。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俗話說：「白天道貌儼然，夜間如斷一般」，似乎不太挖苦。

男女居室，本是人類最公認的一個秘密，若不見？商埠碼頭，花街柳巷，名士喝茶，英雄喫醋，

妓女挨打，官廳收捐，都是正當職業，社會制度嗎？統統下流無恥，也是女人的事，與男子無關。既是正事，就得正幹。法國的玻璃房子，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四馬路的野妓，門前遊的磨鏡子，一品香的狗交人，日租界的圓桌會議，法租界的必諾浴，用生殖氣吹香蒸，吸紙煙，花樣翻新，名目別緻，也有洋貨，也有國貨，有官辦的，有私營的。革命元老，黨國要人，每逢禮拜，總得跑到上海，在這兩世界裏消遣消遣。她們都是窮人的孩子，爲了生活，不惜出售，變成商品，爲有錢的大人先生們取樂。

野妓在雪花飛舞的深冬天氣，仍然一襲單衣，鶻立街頭，一夜無客，一夜不准進門。磨鏡子、狗交人、喫香蕉、吸紙煙、活春宮、圓桌會議……，每天總得表演個十來八次。有磨腫的，有磨爛的，滿身傷痕，滿腹飢寒，欲哭無淚，求死不得。懷涼！慘忍！不但無公理，而且沒人氣。這便是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產物。如果要和禽獸一樣，恐怕還得二十個世紀？

捐稅

「自古未聞屨有稅，而今只有屨無捐」，言其捐稅之繁且重也。官以治民，民以養官，好像是權利義務，圓應爾爾。如喂養雞、狗、貓……，只要你給牠喫，他便給你下蛋、看門、捕鼠……。人爲萬物之靈，當然不能和牠們相比；所以人民納稅，豈不能像喂養牲畜的那樣簡單而自由。官廳徵稅，也不能只求自己的喫飽穿暖而已；自然是多多益善啊。

近幾年來，到處風行的捐稅，除法定的田賦、牲畜、煙酒、屠宰、印花、皮毛、木材、百貨、統捐、糧運……外。有富戶捐、抗日捐、救國捐、警察捐、消防捐、衛生捐、保甲捐、農勞捐、給糧捐

、筵席捐、慈善捐、救濟捐、賑災捐、地畝捐、糧食捐、飛糧捐、服裝捐、鐵設捐、水利捐、教育捐、國防捐、感情捐、(四川李其相軍與人民連絡感情的用費)路捐、車捐、橋捐、房捐、錢捐、……
。即以鴉片一項而論，就有十餘種之捐稅：一、勸種捐(勸種委員的開支)二、懶捐、(不種者按地畝罰款)三、下種稅，四、青苗稅，五、清丈稅，(清丈地畝)六、烟花稅，七、掃苗稅，(當實行禁烟非掃除不可，自然給一次重稅，也就不掃了)八、所得稅，九、落地稅，十、印花稅，十一、當業稅，十二、煙稅，十三、燈稅，(按戶攤派，不管吸不吸)十四、牌照稅，(按戶攤派戶牌照)十五、手續稅(每月檢查登記之費)。

青島的一位師長，每逢過年，就在防區內攤派一次年款。大縣兩萬，中縣一萬五，小縣一萬，叫作太太的綵鞭費和小姐少爺的點心頭繩錢。這與李其相將軍的感情捐，似乎有點兒太過，不夠愛國愛民的大將風度。然名目之別緻，却是古已有之的國粹，非自今人始也。

五代時，歸德節度使趙在禮，搜刮無度，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去職後，人民相賀曰：這可拔去眼中釘了。但不久趙又復職，遂向人民每人徵一千文拔釘錢。

南唐國的張崇，守廣州時，搜刮得人民不能生活。崇因奪入朝，人民希望着說：渠伊(他)也許不同來了。不久崇回，便計口徵收渠伊錢。二次崇又入朝，人民不敢再說渠伊，老年人彼此呼(摸)鬚相笑。崇回後，又向人民徵收渠伊錢。當時的大小職官，要對皇帝出尚書省禮錢，宰相出光省錢，御史出光台錢，監生出京修錢，及第後出免舉錢。小官給大官送禮，學生給師傅送禮，農民給地主送禮，善男信女，給僧、尼、巫、道、奉送香錢、貢錢、進著錢、消災錢。衙役要鞋襪錢，幫人辦事的人要酒錢。千頭萬緒，無非是向人民要錢，以遂其個人之私慾而已。

現在，日本法西斯強盜所佔有的區域內，尚有雞捐、貓捐、狗捐、人頭稅……，然這是外寇的野蠻擄取，不在中國政治之列，也非中國的康潔政府所能干預者也。

軍過命的中華民國，當然是以人民爲主，不能和貪污腐化的封建軍閥一樣，聽說要取這當捐雜稅，但確否？待證。

人禍

一九四三年春，由魯北逃出的難民，陳述濟源一帶災情，使人心悸骨慄，慘不忍聞。據說：「濟源一帶，幾經日寇擄殺，業已十室九空；草根樹皮，早被飢民喫盡，甚至有喫自己的嬰孩者；有一家八口，被人發覺時，已喫了村中十二個小孩。然僞軍官兵，每日勾結着敵人搜糧，派款，吊打不已；餓殍盈陳，無人掩埋」。中國的大人先生們，尋常總是以禮義之邦的聖人之徒自詡的人物。但在自私自利，認賊作父，攪纏自己同胞的勇敢作風上，却又似乎與聖人之道，有點兒不大相符。就拿人喫人的這一件事來說，在中國歷史上，却是一點不稀奇的事情。

據史記：三國時軍閥混戰，白骨盈野，山京的程昱，以人肉乾供給曹操軍食。孔融還算是以慈善爲懷的忠厚長者，他主張喫不認識的人，比較喫熟人的心理上舒服些。

由魏府到梁朱全忠時，四五十年代的軍閥混戰，中原地區，一望千里，不見人烟。秦宗權軍帶隨屬充軍食，無備軍殺老弱充軍食，李克用大破王鋒軍，斬首萬餘，屍體製成肉乾，以充軍食；楊行密軍，捕捉貧民，賣給肉店；朱全忠圍攻鳳翔時，城中的人肉價比狗肉賤，「弱肉強食」，成爲當時的普遍現象。自古軍閥的爭權奪利，率獸食人，就有如此之甚？！

民國十七年到十九年，西北大旱三年，僅甘肅一省，九百萬人民，餓死將近三百萬；飢民包圍駐軍的騎兵營，搶喫馬糞。長安市上，餓死的屍體，到處皆是，青年婦女上市出售。山西一帶的人販，

在人市上挑選有姿色者，賤價收買，運往山西一帶出售，陝西省長薛篤弼，市長蕭振瀛認為有利可圖，大收人稅，建築起一幢富麗堂皇的新城大樓和曲折幽靜的市政府大花園，廣徵餉款。陝、甘一帶，到處派遭着搜糧隊，催款隊、翻箱倒櫃，逼迫吊打，無所不用其極；美國紅十字會運往西北救濟的糧款，一律扣作軍用。楊玉祥總司令的命令云：「只顧兵食，不顧民命。」聽說這是爲了鞏固西北國防，不得不如此！當時有陝西三原縣的一個農民，因無力交納糧款，受不了官廳的拷打，便把他母親的墓掘開，取出一對銀耳環，兩件布衣，變價交款，才保住了自己的一條活命。現在是革了「命」的平等的「民國」，人民既有權處理國家政治，當然就有權揚他母親的墳墓。不然的話，要在君主專制時代，掘墓賊可有殺頭的危險！畢竟今人比古人自由多了。

由太行山上到棉襪和上海灘上的膏藥說到青

涼山上的砂石

民國以來，各大都會，都在講究歐化，說是歐洲文明，我們非迎頭趕上不可。把從前的窄小街道，改修成廣闊的柏油馬路，沒有光綫的舊住宅和商店，改修成幾十層高的大洋樓；富麗堂皇，光彩奪目，一級要人富商，也都穿着洋服，在大洋樓裏邊跳舞宴會；坐上流線型的汽車，在柏油路上兜圈子。意思是：我是革命元勳，或建國功臣，應該這樣着！這除開黃浦灘上的草房子以外，要在表面上看來，確是比倒了霉的滿清皇帝，時髦多了。摩登婦女們，不分四季，穿着綉繡的印度綢的沒有袖子的貼在身上的長旗袍，三寸多高的高跟鞋，提到大腿根的長筒絲襪，一條極短極薄的綢褲叉，（甚

至不穿)一到冬季，就有臨時商店，特製摩登婦女們貼凍瘡的膏藥，製成各式各樣的五彩蝴蝶形，貼在凍破的腿上，在極薄的絲襪子外邊，隱約看見滿腿花蝴蝶，那就更顯得漂亮別緻了。如果稍微穿得厚一點，便謔之曰：「麵包」，就得被新時代所淘汰。我沒到過歐洲，他們的婦女是否都是這樣，不得而知，然看見我們的歐化了的婦女們，一到嚴冬時候，實在凍的有點兒難過！

七七事變後，爲了抗戰，撤開都會生活，鑽到太行山裏邊打開了游擊，把向來想像不到的地方都走遍了。這縱橫幾百里的太行山，在國司令長官的建設中，還沒有修成柏油馬路和幾十層高的大洋樓(河邊村除外)。山裏的婦女們，對她的那兩隻腳，還是捨命的向三寸的纏裹上努力着，如不把腳尖朝上，用脚後跟扭着走路，就顯得不夠風騷。甚至有找不到愛人的危險！腦袋後梳着一個半尺長的豬鬃，頭上頂着一條白手巾，手上帶着許多白銀的或黃銅的鐲子和戒指，一條厚而且寬的棉褲，也是不分四季的永遠穿着，說是婦道人家，穿一條單褲，不像話！

甘肅會寧縣青涼山一帶的居民，也是不分四季，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氈褲，千縫百補，經常不能蔽體。所謂氈棉被，樓台殿閣，他們幾代人不但沒有見過，而且還沒有聽過。他們住的土窯洞裏，除一口鐵鍋，一個土炕外，其他一無所有。一到冬季，便在煨熱的土炕上堆起一尺多厚的細砂，夜間脫光衣服，鑽在熱砂裏睡覺。十一二歲的男女孩子，都是沒有褲子穿的；路遇行人不及躲避時，便坐在路傍，等着行人過後再走。這種不排場的生活，被一位甘肅主席說得不知羞恥，有傷風化。該主席夫人在大腿縫裏勒着一條幾乎看不見的氈褲衩和那都會上的摩登婦女們，故意不穿褲子者，不知主席先生又當何解？

狗評

記得在北平中央電影院，看過一個世界馳名的狗明星鈴丁了。牠能給主人收發信件，取放一切

用物品。尤其是在匪窟魔害的環境中，牠那偵察隊哨，保衛主人的英敏機警姿態，贏得觀衆的欽佩和驚嘆！不僅在銀幕上提高了狗的地位，而且給狗界爭了許多的光榮。

從前狗的職業，似乎只是看門守夜。遇見不認識的人，或不明白的事，便狂吠一通，等主人出來解決；自己却毫無方法處理。現在一切都進化了，狗的職業，也就因之而複雜，身份，也就因之而懸殊。有喫肉的，有吃剩飯的，有吃雞的，有吃屎的。若狗明星鈴了丁容，牠就和主人在一起吃大餐，廳室內設備着鋼絲牀，汽墊子，鴨絨枕頭……；大有狗界藝術家派頭，與普通屠狗截然不同。然牠走前路來，還是用四條腿跑着，並沒有像中國的外國狗，那樣排場，行動時必須坐飛機，就臨時必須有姨太太或小姐們陪着，那享受，那氣派，比之狗明星鈴了丁，又大得多了。彷彿和一個要人的行動差不多；爲了稱呼便利起見，姑名之曰：「要狗」，亦無不可。其他如軍犬、警犬、獵犬……，聽不及再狗的闊綽能幹，但比起一般庸狗，確是有些壞本事。牠奴性十足，善體主人之意，不講道理，不問是非。主人不高興的人，牠就咬着牙要咬。主人想謀害的人，牠就千方百計，把他咬死。或偵察行踪，讓主人逮捕。倘若牠被敵人捉去，喂上一頓，便又馬上叛變，搖尾乞食，報效新主。這種妥協投降，不分敵我，沒有骨頭的神氣，活像特務、漢奸之所爲。雖說有點能力，也是狗界之敗類，不能算爲好狗。

抗戰以來，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廣大平原上，敵人的公路縱橫，碉堡密佈。我抗日軍民，處在敵人的層層封鎖綫內，英勇戰鬥，粉碎敵人的頻繁掃蕩，保衛着廣大的領土。在每次戰爭中，各村莊的狗，就普遍發現了，通敵叛國的嫌疑。敵人來了牠狂吠，好像是給我軍送信，讓趕快準備，但我軍行動時又狂吠，故着洩露我軍的機密，這不是「兩面派」的漢奸是什麼？牠這吃中國向日本的行爲，終被我們抗日軍民，依照危害國民的緊急治罪法，驗明正身，綁赴刑場，一律斬決。這些養尊處優，投機取巧，通敵叛國的惡狗，如不徹底肅清，不僅強弱界之羞恥，而且是抗敵建國之大害，亟應食其肉而棄

典，以正洵風，而固國本。

日寇對華政策的新陰謀

名漢奸汪精衛，近來大鳴其傀儡戲。所謂東方道義精神，新國民運動，對英美宣戰，整肅一條麻匪同志陣線，完遂大東亞戰爭，中日共存共榮，同甘共苦……日寇也附和着聲明，交還租界，撤除治外法權，新國會改爲國民黨，治安軍改爲中央軍，改換黨國旗，驅化汪政權，東條親到南京給汪精衛捧場……東洋化的中國調，一打一拍，扭扭捏捏，提高嗓門，唱的十分起勁，好像真個是一台能够吸引觀衆的拿手好戲似的。其實，你要把幕在外面的黑幕，撕個縫兒，往裏透瞧一瞧，却是東條牽着汪精衛的神經綫，連拉帶唱，而汪精衛只是動動手腳，張張嘴巴，轉轉眼珠而已。

中日戰爭，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日本原想以果斷的行動，迅速滅亡中國，並沒想到中國還能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展開全面的堅決抗戰，尤其在蘇德戰爭爆發後，英美中蘇，結成強固龐大的聯合陣線，反抗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強盜。在這一國際形勢的大變動之下，兩條陣線的明確劃分之下，日本軍閥，受到了英美的強大壓力。（經濟封鎖，A B C D陣線的連合）便不得不拋棄短時間滅亡中國的迷夢，而向太平洋衝破英美的包圍圈了。

太平洋戰爭的初期，因爲英美沒有準備，日本的確得到了不少的勝利；然也給日本增加了不少的困難。戰綫的延長，兵力的分散，運輸力的薄弱，以及美國軍備的逐漸完成，軍需工業的驚人發展，對日寇佔領區的不斷打擊……又使日寇陷入極端煩惱苦悶的艱難地步；「騎虎臨下」，如何得了！日本寺田彌吉，在大東亞總力戰一年來之檢討上說：「日本武力上之勝利，固已突破英美之包圍圈

，惟更大之範圍，依然存在；今日之戰，速戰速決，已屬難能。誠然，日本朝野，已知道這一次戰爭，並不和他們原來所想像的那樣簡單而容易。

美國在南太平洋發動的非正式的初步攻勢，（珊瑚島戰役，所羅門戰役……）已擊落日機一千餘架。日海軍的損失，據英國海軍次官布魯提斯菲德宣稱：「日本損失戰鬥艦二艘，航空母艦六艘，巡洋艦十七艘，驅逐艦七十艘，」其他軍艦及小型艦隻的損失數目，約佔所有艦隻總數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迫使日本又不得不放棄進攻澳洲的企圖，而退出所羅門羣島了。這樣龐大的損失，恐怕要比中日戰爭五年來的消耗，還要超出許多倍。以日本軍需工業的落後，人員的缺乏，那就能支持這龐大持久的繼續戰爭。由此可知，日本今日之大敵，除中國而外，又加上強大的英美帝國了。所以日本就不得不把滅亡中國的老一套，從新改扮一下，偽裝成專替中國打不平的樣子，再來騙騙中國人傻子；好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彌補他的缺陷，支持他的危局。你沒聽見他要把中國作為他的兵站基地嗎？「屁股上擦粉，便壺上鍍金」，不管裝璜得怎樣好看，總不是對人的體面東西。

汪精衛對英美的宣戰，好像是一幕滑稽劇，但仔細想一想，却似滑稽而不滑稽。要只憑汪精衛的兵力，他就和我一個人宣戰，我也滿不在乎，何況英美。但他為什麼那麼不自量的要和英美宣戰呢？這其間自有他的陰謀。就是：要用對英美宣戰的口號，麻醉中國人民對日寇姦淫燒殺搶掠奪的仇恨心理，轉移中國民族對日寇歷來侵略侮辱欺騙壓迫的敵對觀念。我們看一看汪精衛在對英美宣戰後當日由國民總動員大會上說的話，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他說：「我們所要掙扎的是百年以來英美加於中國的桎梏，我們所要達到的是東亞民族共存共榮。現在友邦日本將士，在前綫是如何的英勇，如何的壯烈，我們要怎樣才能够得上做他們的伙伴，要怎樣才不辱沒了他們，才不辱沒了自己。」又在對英美宣戰的文告上說：「掃除英美的殘暴，以謀中國之復興。」這就是說：百年來中國之不能強盛，完全是吃了英美的虧。我們的友邦日本，對我們中國向來就親者痛恨，這一次的中日戰爭，是解除英

榮給予我們的桎梏，專替我們打抱不平的！因此，我們不要辱沒了他們，要拿中國的人力物力儘量帶着他們好聲的打英美，才能夠得上做他們的伙伴。然而，割據遼東半島，台灣全島，澎湖羣島及袁世凱時代的二十一條約，旅順、大連、青島、各地的武力佔領，東北四省的淪陷，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上海協定，五年多的中日戰爭，虜殺殘虐，殘骸狼籍，白骨盈野，集體姦淫，整村洗劫，強迫兒子殺母親，父親姦女兒，血染神州，寇沉大海，慘絕人寰的野蠻獸行，難道都算是英美的殘暴嗎？我想日本軍閥對中國人民的親善友愛行為，中國人民早已明白，用不着汪精衛先生重新解釋。

交還租界，撤除治外法權，也算是傀儡國變遷的新節目。我們先看一看該條約的第三條：「中華民國政府，於依前二條租界交還實施後，在該地域內施政時，關於日本國民臣民之居住營業及福祉等，至少要維持向來的程度。」這就是說：至少要和從前一樣，從前是包庇走私，販賣毒品，無惡不作，中國官廳永遠不准過問。然這還是至少，如果再要至多的話，那就是：不僅不准中國政府過問日本人的事，而且日本人還要統治中國政府呢？具體言之，目前日寇在中國佔領區內，任意搜刮，竄情剝奪，除現金搶掠一空外，連破鐵爛銅都要勒令交納。大部耕地，變成幾萬里長的封鎖溝牆；千萬勞動力，終年消磨在封鎖溝牆中。土地荒蕪，造成空前災難；人民僅有的糧食，均被日寇統治配給，終日不得一飽；各據點的花姑娘，各村莊的招待費，日必數起，非要不可。壯丁抓去作工，老弱流離餓斃，這便是日寇對中國經濟操縱的作風，教唆邦交的結果，共存共榮的東方道義精神。他已把佔領區的土地，完全變成他的領土，物資變成他的私產，人民變成他的奴隸；試問他還要個租界幹什麼？這種題外的把戲，用來騙人，恐怕沒有人相信吧。

新國會已成國民黨的陰謀。根據日本大東亞省省的設置要綱，中央機構第三項規定：「關於對滿事務局，與亞院，外務省東亞局及南洋局，並務所拓北局，拓南局及南洋事務廳之事務，概由併於大東亞省」；並規定：「擴大各地公使館之權限，除外交外，所有東亞共榮圈內之文化、經濟、政治、結

設及現地各機關，一律歸其指揮」，這就是說：「日本佔領區的各大使，便是日本派遣的殖民大臣；佔領區的一切，統歸殖民大臣統治指揮。那末，新國會也好，國民黨也好，新國民運動也好，獨立解放也好，反正都得受大使館的統治指揮。所以任你改個什麼名稱，並沒有什麼關係；如把奸細改為漢奸，但原名總叫汪精衛，決不會有本質上的變化是一樣的。

強化汪政權，南北行政統一，這又是個什麼陰謀呢？我們還是看一看日外相谷正之說的話，就要比我們瞎猜的明白而可靠。他說：「大東亞省成立以後，外務省的根本方針，即為尊重大東亞共榮圈內各國內獨立，以期同甘共苦，向建設新東亞之共同目標邁進。所謂尊重獨立也者，與建設事業之共同關係，各有其不同之點，故不可混為一談。」這就是說：「我聽你表面上獨立，但你的人力物力以及一切生產建設事業，却得由我支配，不能因尊重獨立而由你；獨立與行使是兩椿事，各有其不同之點，故不可混為一談。難道這說得還不够徹底嗎？

那末，東亞共存共榮，經濟提攜，東方道義精神，又當如何解釋呢？我們還是用日泰，日越的現成例子，說明這一套無恥陰謀，比較實在些。

日本和泰國合作後，在泰國境內日圓和巴志（泰幣）同價便行，但巴志却不能在日圓便行。日本在泰國統治物資，操縱金融，奴役人民；而泰國對日本，却只有恭維的義務，而沒有不高等的權利。日本和越南合作後，日駐越南大使館樂山事務總長說：「關於米食問題，日方之要求，已獲得全面解決，此對解決日本食糧問題，貢獻殊大」。而日本貢獻越南的，却是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之絕對統治。

中日間有史以來的邦交關係，更是有目共睹的鐵證。日本在近百年來，在中國境內，搜括財富而強盛。然日本給予中國的是什麼？總之這飯吃酒不盡席的招搖撞騙行爲，在東亞共存共榮圈內所提出的共存共榮，同生共死，經濟提攜，東方道義精神的全部精神和實質，不過是騙錢的怎樣好

一、花籃翻倒怎樣別樣，凡不是患神經病者，沒有不了解日本法西斯強盜侵略榨取的真正陰謀的。二、認賊作父，引狼入室，助紂為虐，禍國殃民，自古及今，未有如汪精衛之甚者。中國人民定能洞燭其奸，認清敵我，堅決反對民族敗類——汪精衛的賣國行爲，粉碎日本法西斯強盜的滅華陰謀。日寇不滅，中國人民沒有生存的希望！不要妄想，不要恐懼，團結奮鬥，勝利就在目前。

紀念「五四」

「五四」運動，是中國賣國政府爲了保持自己祿位，勾結帝國主義者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賣國賊的二十一條，段祺瑞的十五次賣國大借款，日本帝國主義者佔膠州半島，歐戰後巴黎和會上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侮辱……）激動了中華民族的怒潮，自動組織起反帝反封建的一個偉大的劃時代的革命運動，也就是中華民族表示自己強大力量的第一次檢閱。我們二十餘年來的革命鬥爭，可以說是接着「五四」運動的怒濤駭浪，向着光明的彼岸，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繼續。

「五四」運動，是反對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對封建思想與封建勢力的民主獨立運動；不僅是文化教育思想意識上的大改革，而且是各階層人士救亡圖存的統一戰綫的大團結。

「五四」運動，給後人留下了艱鉅的任務，我們繼承着它的遺產，堅持了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綫的抗日民主戰爭；由於全國同胞的英勇奮鬥，已將接近勝利的關頭。功績固然不少，但還遺留着相當的殘障！民主不夠徹底，團結不夠堅強，封建殘餘的思想意識，依然存在；危害着抗敵建國的必要使命，妨礙着民族解放的革命進程。這種不良現象，在紀念「五四」運動的今天，應該平心靜氣，加以認真的檢討。

「五四」運動，說明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中華民族世代的仇敵；中國的封建勢力，歷來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必須反對中國的封建殘餘力量 and 愚弄人民的封建學說。就是說：要打倒敵人，就得清除敵人的走狗；要民主自由，就得反對毒害人民的封建學說和剝削階層壓迫的文化教育。那末，現在的漢奸汪精衛，他就是封建殘餘勢力的代表，也就是走狗黨的狗明星。他所提倡的什麼「東道道精神」！「經濟提攜」！「中日共存共榮」！那更是亡國滅種的邪學。因此，我們就得發揚「五四」運動的精神，更進一步的團結工、農、兵、學、商，展開對敵偽的堅決鬥爭；反對敵偽的奴化教育和封建殘餘的思想意識。必如此，才能完成「五四」運動未完成的歷史任務，才能算是紀念「五四」運動的真實行動和意義，才能對得起「五四」運動中為民族解放而犧牲的先烈士！

記雨

一九四三年，九一八後一日，淫雨連綿，三日夜未稍停，山洪暴發，交通阻絕，書信報紙，旬日未得一觀，各地消息不通，勞米兩缺，村民已有斷炊者，屋漏牆倒，情景淒涼，余苦坐終日，無聊透骨，鬢髮脚冷，取火自烘，無意中又燒穿一雙鞋頭也，因戲撰詞一首，以誌其事。

憶仙姿

門外橫波滾滾，屋漏牆倒時聞，睡起無聊甚，且把溼鞋烘烘。心悶，心悶，淒涼有誰來問。

四野細雨如注，美人消息何處？（不知英美已否開闢第二戰場）悶坐非非想，西敵烽火何如？望
塵，望塵，痴心兒望個民主。

1943

時事兩面觀

著者

邢學榮

出版家

山西·左權

發行者

華北書局

河南·涉縣

定價

